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問卷二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桑　英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七

經問　　　　　　五經總義類

提要

臣等謹案經問十八卷經問補三卷

國朝毛奇齡說經之語其門人録之成編皆一問一答故題曰經問其後三卷則其子遠宗所補録也其中如論禘師䝵子不解戟論肅容肅揖肅拜三者之分論婦人不稱歛衽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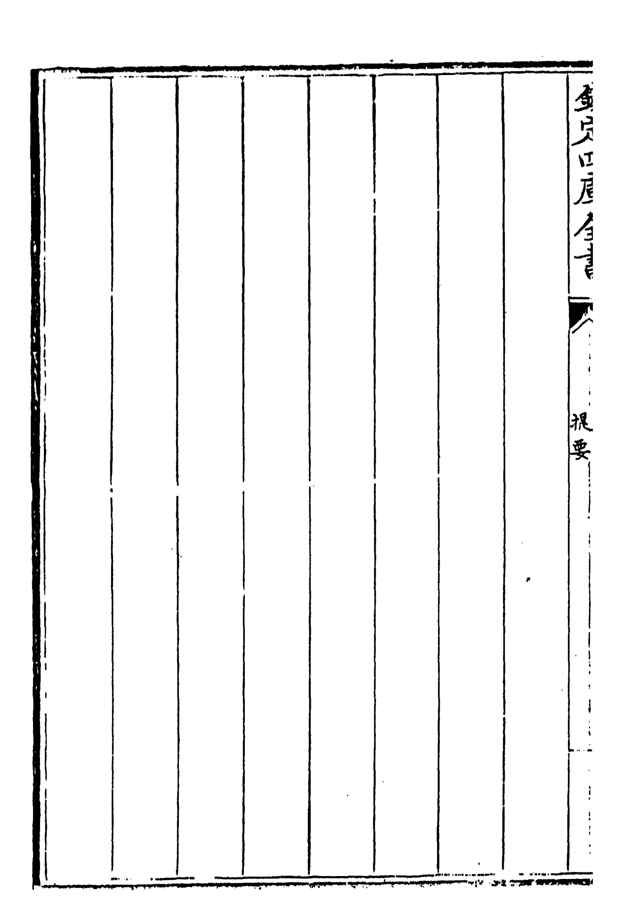
稽首頓首之誤用論杜預注郈甲之非論儀禮出二戴禮記不出二戴論甘盤不遯于荒野論姓分為氏氏分為族論以字為氏不必定用王父論兄弟不相為後破汪琬以弟後兄之說以史記諸侯年表正趙世家記屠岸賈之訛謂衛宣公無烝夷姜事謂孟子記齊楚伐宋時宋猶未滅滕謂春秋桓公多闕文論公行子有子之喪論微子微仲論鄭康成

誤注劉說爲雷同論孔子非攝相論孔子適周非昭公二十四年論畏厭溺論魯鼓薛鼓非無詞論媒氏禁遷葬嫁殤論子文三仕三已論朿牲載書皆證佐分明可稱精核至其中所排斥者如錢丙蔡氏之類多隱其名而指名而攻者惟顧炎武閻若璩胡渭三人以三人皆博學重望足以攻擊而餘子則不足齒錄其傲睨可云已甚李塨作序目稱仁和

汪祭酒嘗答人書謂西河論經終不見有紕理似乎鄭康成杜預孔穎達賈公彥輩皆有紕有紕而西河隨問隨答無是焉其推挹甚至而其以辨才求勝務取給一時不肯平心以度理亦于是見之可謂皮裏陽秋矣然以馬鄭之淹通濟以蘇張之口舌實足使老師宿儒變色失步固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乾隆四十五年七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經問卷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彭軏山東汞昌人乙丑進士問左傳哀二十五年衛出公輒作靈臺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韈而登席公怒杜預註曰古者見君必解韈軏嘗疑其說執以問人人無有知者夫解韈襪事也豈有見君而解韈以為禮者況曰必解韈則直定典矣此何所據而云然

此事舊嘗問之經師經師亦不解後先仲氏畧道其概大抵古無椅制布席而坐（宋南渡後毛晃增韻始有坐椅床凳諸字前此字書與行文俱無有）而坐當親地惟恐屨來污席故坐必脱屨如曲禮云戸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此言入室之禮謂入室必脱屨戸外因入室必坐坐必設席當戸内也又云侍坐于長者屨不上于堂此言升堂之禮謂升堂當坐則脱屨于堂下而登席否則即着屨上堂以坐則脱屨不坐即不脱屨也禮飲亦然凡禮飲則君臣賓

主無不脫屨不止臣見君而已故鄉飲酒禮賓主皆降脫屨而後登席此皆脫屨之有明証者但脫屨非解韈也惟至燕飲則君但脫屨而臣必解韈記曰燕則有跣跣者解韈也蓋禮飲不過三爵油油而退即坐而取屨而燕飲必盡歡盡歡則必解韈其曰見君必解韈者非謂見君之禮皆然也以為燕飲時則見君而必有然也此承傳文之飲酒言也此即記之所謂燕則跣也跣解韈也

然則漢張釋之傳帝名王生居廷中王生以襪解命釋之結襪得毋王生見帝先已解襪故命釋之重結之此即見君解襪之意與

曰是不然王生名見非燕飲何得解襪且襪解與解襪不同傳稱文王無結襪之士而呂覽云文王繫墮左右莫肯繫謂文王出遊無故繫解左右賢士以為繫襪本賤者之役故莫肯來繫此與廷尉為王生結襪事正相反然其曰襪解猶之繫墮謂其襪繫無故自解非有為

解之者也是以哀帝紀云帝賜中山王食後飽而起下襪繫解亦謂中山食畢襪繫自解加一繫字尤為分明夫帝賜食而不賜燕則襪繫自解猶曰非禮況但名見而可解襪乎

但據先生教言古坐必脫屨非為行立言也入室始脫屨則在堂上必不當脫屨也乃漢蕭何傳何賜屨上殿則凡屨不得上殿矣殿廷非室上殿不必坐而凡屨皆不得上則與坐必脫屨入室始脫屨之說又

復有異此古制與抑亦漢法如是也

古制漢法俱無明文即堂室席屨行立坐起種種亦何曾有儀註影響可以稱説但云坐必脱屨此亦不過就曲禮退坐取屨與夫跪而遷屨坐而納屨諸文細為推討則自似脱屨之儀非行立所宜有故少儀又云凡祭于室中堂上無跣士虞禮曰尸坐不脱屨亦以升壇入廟趨蹌登降無事去屨故禮註曰朝祭不跣以朝與祭時則並不當有坐理也乃考之漢後則大不然不惟行

立皆跣即朝祭亦跣蕭何與操莽俱不脫劍履上殿而其餘則否延至六朝凡郊與廟帝皆脫舄升壇脫舄上殿即唐時開寶通禮凡太廟祫禘帝必去舄而後入甚至朝士詣三公至閣下脫履過閣又着履而尚書丞郎詣令與僕射尚書並然則是漢魏六朝以至于唐並朝祭脫屨或謂坐席親地革于唐末然亦無明文此與古者朝祭不跣之制正相牴牾不止蕭何一賜履見漢制也且脫屨解襪古以明歡並非著敬謹之禮而後并移之朝祭劉宋有冬

月不解襪之令而梁天監中尚書參議謂跣襪之制起于燕坐今朝祭並然則清廟崇嚴亦宜跣襪是歡燕跣襪竟一變而為朝廟崇嚴之節誠不知其制起于何時此并非出公籍圃之飲所得援引為故事也

若然則朝祭之跣起于後代劇不足據但軏曾客淮閩淮客有論采菽之詩者謂采菽以諸侯而朝天子乃其詩曰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夫周制邪幅即漢後之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則已無襪

矣又左傳臧哀伯云衮冕黻珽帶裳幅舄皆朝會之服而但言幅舄並不及襪蓋後之行縢以緘足者皆有襪以蒙其上者也經傳之所謂幅則皆無襪以蒙其上者也惟無襪以蒙其上故祇見幅亦惟有幅以蔽其下故可去襪則是古凡朝祭並無不却襪而見幅者得毋三古之制原自如此故漢魏以後尚存遺意而逮今而併失之與

曰是又不然向使幅外原有襪而仍露幅以朝見則制

襪何用朝見既露幅則並不當有著襪之時又安用去襪此皆理之無可通者古者幅爲屨襪各有其制或解或着各不相掩大抵芾在股下而過于膝一名爲蔽膝是也故曰赤芾在股言在膝之上股之間也幅即邪幅在膝下而邪纏之以周于足禮註所謂偪束其脛由足至膝是也故曰在下言在膝下也若夫襪則在脛之下足之上護脛幅而藉足屨者故一名曰靺釋名曰襪者末也在足之末也一名曰絉絉足者也則是古之爲襪

祇以蔽足非如今之長廣可蔽膝者其制窄而淺一如屨然（襪止蔽足與今制不同故古樂府華山畿有吞襪事）蔽襪者筏也屨曰舟襪曰筏其形同也是以跣義有三一脫屨則猶有襪也一解襪則猶有幅也一徒跣則并幅去之也跣例亦有三凡坐而脫屨則襪尚存也燕飲而解襪則幅尚存也至于喪者徒跣待罪者徒跣則幅亦并不存也然則幅存襪解幅不加顯幅襪並着幅亦不加晦不得謂邪幅之見由于無襪以此為朝廟解襪之証也

然而又有疑者男襪與女襪一也今女襪長廣但益臑肚而並不益足則與筏異矣且何以知襪之同于屨也

則以屨襪一類男女一製今之女襪並非古法且亦不知為何名子謂屨可同于襪者禮註單下曰屨複下曰舄而宋儒作周禮訂義有曰單着者為屨複着者為舄則服屨于舄之内非即襪乎襪可同于屨者曹植洛神賦曰羅襪生塵而解之者謂步波而如踐地一如屨之

親地而底有埃者則襪非履乎且如今之女襪而可以親地乎是以男子着襪惟見有幅女子着幅惟見有襪内則于子事父母則曰偪屨着綦但言偪幅而不及襪于婦事舅姑則曰衿纓綦屨但言衿纓而不及偪遂致宋人作禮書者直曰婦人不用偪而世之妄解者并據作男子却襪婦人去偪以為尊前承歡之証則直是猺獠之俗徒跣奉堂大無禮矣古文叙事原有詳略或纓或偪不礙互舉況男無帬袴但見邪幅而女則紳纓縿

繞而不之見見偪則及不見偪則不及並無他義不然
男婦一也男子有行縢而女反去緎而郤纒可乎
然謂燕坐脫屨不並解襪是矣至謂燕飲解襪不並
解偪幅則似不然當出公怒聲子時聲子之謝詞有
曰臣有疾異于人若見之君將㱿之是以不敢此謂
其足有創恐一解偪幅將必致見創而生穢惡故不
敢也則似一解襪而幅已去矣若其幅尚存則創且
不見何㱿之有

是又不然夫世無徒跣可行禮者子前謂居喪待罪始有徒跣此非妄語彼聾子之不解襪非無幅也以幅不至足也其幅不至足者以疾也非恒例也

沈玉亮字瑤岑問內則云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夫袒裼裸裎見于孟子此大不敬之事乃以袒裼屬敬事固已奇矣至鄭康成註則又曰父黨無容謂居父之側不事容飾即俗所云至親無文者則袒裼有何文飾

經與註俱不可解

舊亦疑此禮且鄭註父黨無容語亦出玉藻文禮指袒裼為敬鄭氏又指袒裼為容飾原無可解但讀書貴通達有但讀彼書而此書已豁然者往讀樂記云周旋裼襲禮之文也又讀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裼夫裼亦何與于文飾而諄諄言之乃玉藻又云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者盡飾也然後知此所為裼謂裼衣裼裘使美見于外正文飾之事與孟子袒裼裸裎然不同且其以為文又以為敬者孔疏又云父母之所以質為敬臣

之事君以文為敬故又曰襲裘不入公門則是袒裼見美本為文飾而即以之為敬君之事此正與不有敬事不敢袒裼兩相發明蓋袒裼者事君之敬不敢袒裼者事父母之情也經文鄭註俱非無義也

然何以同一袒裼而一以為褻一以為敬

予亦嘗疑之但袒裼本不同有去衣之袒裼有加衣之袒裼去衣之袒裼如射禮袒決喪禮袒括髮鄭詩袒裼暴虎郊特牲肉袒割牲左傳鄭伯肉袒牽羊史微子世

家面縛肉袒俱是也此即爾雅所云脫衣見體荀子所謂露亶詩註所謂露體為襢者不必皆敬事也雖曰肉袒割牲亦敬之一節然與臣敬君子敬父母全無與也若加衣之袒裼則有袒錦如衛風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絅者單也謂夫人衣錦必加單衣于其上謂之裼衣但又加一衣袒而不襲則其美見焉又有袒裘如狐白加錦衣狐青加綃衣狐黃加黃衣羔裘加緇衣皆加單衣于裘上但外又加一衣袒則裼之而美見襲則掩之而美

不見檀弓所云襲裘而弔裼裘而弔是也此即禮註所云袒而有衣曰裼者則是去衣之袒裼為褻加衣之袒裼為敬明有分别特是加衣之敬近乎文飾但可事君而不可行之于父子之間故事父無容必遇有他敬事始裼之餘則否其所云他敬事雖禮無明文然家庭之間保無禮節當文飾者此皆不可知之事也若朱元晦謂敬事如習射之類此総誤認加衣為去衣故憑臆作此言夫習射非敬事且父母之側亦不當習射即或非

習射而無故而脫衣袒膊一如習射之為狀亦必非事父母之節況脫衣袒膊除習射外亦復有何等事與習射類者而曰類請一思之

姜兆熊會稽人係姜桐音先生之子康熙癸酉舉人　問曲禮坐而遷之少儀授立不坐坐字俱是跪字古跪坐無二儀亦無二字凡坐儀並無有以尻着席者大抵兩膝著地而直身曰跪兩膝著地而以尻着兩足踵即謂之坐故小雅不遑起居詩傳作跪居謂挺身為跪奠身為居是

以管幼安坐藜牀着膝處皆穿以膝跪故也第不知

跪坐之儀何代更易以至于此

此等沿革古皆無明文即禮著事始者亦皆不之及故三古禮儀無問大小逮今並無一通全者吾亦安敢效宋人惡習憑臆言禮特所云跪坐一儀亦似未是古跪坐通見亦以古坐親地每從坐起時必先由跪而後能起故跪亦稱坐實則跪坐二儀不得混同往在長安施侍講坐侍講自言提學山東時見孟母廟座傍有石人

跪侍云是孟子像得于孟母塚中者予見之皇然不安一則與作俑無後之說自相矛盾一則入廟思敬豈可令見一前哲終古長跪者往欲亟毀之而未逮也時一客㸌然曰此正坐也古坐只是跪而曾未聞即侍講不能答予謂坐與跪畢竟有别行立坐卧是四大節未可以折腰屈膝趨走停站偶然承奉諸畸節强當其名夫踦足不可以當立曲肱不可以當卧豈有屈膝可當坐者若然則古分跪坐二名造跪坐二字皆多事矣但坐

有二儀一是危坐即跪坐也跪者危也兩膝隱地體危隉也故莊子曰跪坐而進之而梁蕭總受書敬謹即束帶危坐大抵侍坐長者問業則行此禮如曲禮請業則起問更端則起所云起者謂直身而起而尻離于踵名為長跪亦名為長跽史范雎傳長跽請教小雅起居之起皆是也及請畢而還奠其身則頓尻于踵即謂之坐又謂之居論語居吾語汝小雅起居之居皆是也而總之名為危坐然則孟塚石人本危坐儀耳弟子侍長者

臣侍君子侍父總如是耳若坐則以身奠席名為安坐
曲禮坐必安言身當奠安也又謂之横膝而坐曲禮並
坐不横肱謂膝當横肱不當横也故士相見禮立則視
足坐則視膝亦惟膝在席上故嘗得視之以覘動起是
以三國志諸葛武侯抱膝而坐晉楊方詩居願接膝坐
又朱异促膝而坐以道故舊惟横膝則可抱可促亦可
接若跪則皆不能矣吾不知席地之坐止于何時而晉
唐以前與古無二皆可取証若管幼安之藜牀着膝亦

著此橫膝焉耳況古人愛子多置于膝孝經曰親生之膝下東漢荀朗陵以孫文若坐着膝前晉王述之愛子文度雖長大猶坐置膝上若屈膝長跪焉能坐人如謂此皆漢後事則檀弓引子思云進人若將加諸膝夫跪則安從加膝哉

然則與趺坐何異

曰趺坐者謂結趺而坐也趺者跗也跏也釋氏結足跗故曰結趺曰結跏非橫膝也

然則何以為箕坐

箕坐者伸膝坐也

甲問曲禮主人肅客而入肅者拱手也推手而上也

葢邀客入門則必拱手以進之鄭註以肅為進是也

宋陳澔集説引呂氏曰肅者俯首以揖之即所謂肅

拜也則肅既是揖又是拜豈肅即是拜拜即是揖乎

且九拜有稱肅拜者豈即此肅乎

曰肅是肅揖是揖拜是拜肅不是揖揖不是拜且肅與

揖俱不是肅揖肅與拜俱不是肅拜其肅不是揖何也禮註直身而推其手曰肅推者拱也謂上其手也肅者直也詩傳九月肅霜註肅與縮同即直也是肅者直其身上其手與揖之曲其身而下其手正自相反葢揖與撎同撎有俯義即禮所云磬折者折者曲也俯也故禮註曲躬而引其手即謂之揖葢引為下手與推之上手不同撎之折躬與縮之直躬又不同是以周禮司儀詔王儀凡有三揖以深淺為别一曰土揖見諸侯則引手

着地深揖也一曰時揖見庶姓則引手與常揖等時者常也平揖也一曰天揖見異姓則略引其手高而不下如在天然淺揖也淺揖與肅近而終以引而不推小俯而不直即不稱為肅而稱為揖其嚴如此是以三揖之外别有所謂肅揖者既不是肅又不是揖以為肅耶則引而不推以為揖耶則直而不曲于是合名為肅揖又名長揖介者與婦人恒用之西征賦率軍禮以長揖揖即揖也長者不曲以介士不可曲也其揖不是拜何也

揖第曲身而拜必曲膝說文曰拜跪拜也又曰拜者首至地也故周禮九拜無立儀而晉宋儀註賤人揖貴人拜拜揖異等故東觀漢紀陳遵使匈奴送者曰子當之絶域無以相勉勉子以不拜遂揖而別拜揖之不同如此況肅拜非拜并非肅揖周禮九拜儀九曰肅拜皆跪拜之節故肅揖為長揖肅拜為長跪舊註以肅拜為特揖非也樂府伸腰再拜跪謂直身屈膝而再引其手與肅揖之不曲膝而直身引手大別乃謂俯揖即肅拜則是拜揖尚未

明何言肅也

揖拜與揖則幸聞命矣然不知肅拜肅揖以何禮用之今亦有行之者乎

九拜所用古皆不曾明言以致稽首頓首兩大拜禮令並誤用何況其他若肅揖肅拜則前所言軍士長揖婦人長跪皆是也特令世用此甚少幼時見甲冑之士行升帳直躬之禮但戟手而不一俯此即肅揖令史丞簿及書吏堂參但下跪不俯伏即起又下跪又不俯伏即

起此即肅拜今並無此矣若婦人則今尚肅揖而並不肅拜按少儀論婦拜有三節以肅拜為主凡平時吉拜雖遇有君賜雖為尸為婦尸也亦只長跪不俯伏至周武后時有周天元詔謂内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如男子而于是婦人肅拜之禮亦亡葢婦人俯伏之拜用之凶禮如遇喪遇祭舅姑則手拜手拜者謂以首至手而俯伏于地書稱拜手禮稱手拜儀禮稱扱地俱是也若身為喪主遇夫與長子之喪而婦人主之

則亦必行稽顙禮一如男子其云為喪主不手拜謂當稽顙不止手拜也然則手拜稽顙皆行之凶禮而吉禮無之自武后去肅拜之節而呂氏解曲禮誤以肅為肅拜朱元晦著家禮又誤以肅拜為手拜致凶喪之禮行之平時此其不祥為何如者又豈止手足屈伸小節已乎

然則今婦拜儀有端肅斂袵之稱即肅拜禮乎

曰不然肅為直義加一端字即嚴肅之肅矣況復俯伏

不直躬乎古婦衣無袵鄭氏喪服註曰婦人不殊裳其服如深衣而無袵夫袵尚無有將以何斂故史曰斂袵而朝此言男子不言婦人也今反以婦人為斂袵何也

然則今頓首稽首稽顙諸稱與周禮九拜儀合否何如

此則無一不誤者周禮九拜儀當先辨拜字拜必屈膝跪以首至手而統下于地即手拜也故九拜無拜儀亦無手拜儀而總以九拜名拜以為拜也者凡拜之統焉

者也今以揖當拜而朱元晦著家禮亦復以拜為立拜則即一拜字而固已誤矣若九拜諸名則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此四者本是一節謂由重而及輕也葢稽首者稽留其首不即起也頓首陡也即起也空首虛其首而不至手但下手也振動則手奮體動首將下而總不下也此禮之因時而較重輕者舊註以稽首為首至地頓首為叩地稽顙為以首摶地則摶地叩地與首至于地亦復何異而分為三名且拜重稽

首書益拜稽首孟子子思再拜稽首皆以稽首為見尊之禮故左傳公舍齊侯于蒙齊侯稽首公衹拜而齊人怒之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又公如晉稽首智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則稽首者拜禮之重惟見至尊者得行之今限之為凶喪之禮大不敬矣若敵體通行則衹拜手而今又以頓首為通行夫頓首者急遽造次之狀大非常禮左傳晉穆嬴頓首于趙宣子之門楚申包胥乞秦師九頓首而坐國策燕太

子丹見荆軻避席頓首皆倉皇有求陡頓難安之禮不當通行若漢後見天子加一頓首有稽首頓首之文則以此時當秦法峻急君尊臣卑之際廷臣每見君必觳觫服罪故稽頓並行此與奏劄稱主臣死罪皇恐並同雖亦非古禮而去古未遠故至今章表疏奏依然行之特其義則舉世無解識者耳至五曰吉拜六曰凶拜則吉者拜而後稽顙凶者稽顙而後拜禮文甚明但稽顙者兩手按地而搏顙于兩手之地間即今世所行叩頭

儀與拜之首手至地者迥乎不同此二拜作一節明吉凶之禮若七曰奇拜八曰褒拜則又是一節辨奇偶之禮奇者零也單拜也褒者益加之謂兩拜也古無行四拜禮者亦無一拜一跪起相間行者或一拜或兩拜兩拜則連行之乃朱氏家禮又以褒拜為俠拜為行四拜禮夫俠拜見士昏禮婦見舅姑之儀謂見舅尊于見姑其獻舅饋時已拜獻矣及還又拜謂之俠拜俠者又也又拜非四拜也且與褒拜又異褒拜連拜俠拜不連拜

也特俠拜在九拜外或曰此婦人禮耳若吉凶二拜雖亦兩拜然不名襃拜者襃者一儀而兩拜吉凶二拜則兼兩儀而兩拜不可同矣九曰肅拜說見前

經問卷一

經問卷二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問桐鄉錢丙有極辨諸經為偽者謂周禮偽書也即井邑車乘一條可知矣其言一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古者都城不過百雉千室之邑民居二千五百畝并官府倉庫庠塾不下三千餘畝雖千雉之城不足以容之此其謬而偽者一也既謂一

井八家又云九夫為井則自矛盾矣其謬而偽者二也

周禮為周末之書不特非周公所作即戰國孟子以前皆未曾有故孔子引經與春秋諸大夫引經以及東遷以後混一以前凡諸子百家引經並無一字及此書者如孔子言吾學周禮及韓宣子聘魯所云周禮盡在魯皆非此書然則言周禮者當據春秋不當據此書明矣但此書係周末秦初儒者所作謂之周人禮則可謂之

僞周禮則不可以並無有真周禮一書而此竊襲之以假其文也是以是書在前亦早有知其非者如漢林孝存稱為末世瀆亂不驗之書何休斥之為六國陰謀之書惟鄭康成獨論註之過尊為周公致太平之迹而宋王安石直進其書集諸儒訓解竟至排棄孔子春秋不令立學官取士而以是書勒取士令甲則經學亂矣第周禮不明禮記雜篇皆戰國後儒所作而儀禮周禮則又在衰周之季呂秦之前故諸經說禮皆無可據而漢

世註經者必雜引三禮以為言此亦大不得已之事原非謂此聖人之經不刋之典也若或又謂是書出于漢孝成之世係漢人所作并非周人則不然按漢志六國魏文侯時曾以樂書賜樂工竇公至孝文時獻其書即此書之大宗伯大司樂章也桓譚新語亦云竇公一百八十歲則六國之末已有其書其為周人作而非漢人又可知耳

孟子五畆之宅在他經無其文即朱氏註云二畆半在

田二畒半在邑亦是概括前儒之說為言並非周禮丙欲攻周禮而以朱氏章句妄坐之其不足辨已明矣但其義則原有未可解者據周禮遂人曰夫一廛言每夫當任一廛也然前鄭註作百畒之廛即田中廬也後鄭註作里居之廛即國中宅也此皆據孟子為說者至載師園廛之税則賈公彦疏直以園為田畒之宅廛為國中之宅引據孟子文分指五畒因有云其說見周禮者然即云周禮亦不過如是已耳其在他經他禮則絶無

可考唯漢食貨志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而何休云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半謂此八夫者既受百畝矣又析公田之百畝而各受十畝以其餘二十畝又八分之各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則在田之宅固已明矣然在邑無解若趙岐註孟子此是正註而其文不明但云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嘗細繹其文其云廬井即在田者云邑居即在邑者然既有廬井又有里居是在野在邑盡之矣

曰各二畝半則五畝盡之矣乃又曰冬入保城二畝半豈邑里之外又有城居五畝之外又有二畝半與抑邑居即城居而複言之與

至若以都城百雉當侯國之城以千室之邑當民居之宅則大謬矣按考工記匠人營國王城九里鄭駁異義亦云周城九里公七里特鄭又云王城十二里公城九里故尚書大傳則云古者公之國有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有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有

一里之城以城為宫此雖周制不明彼此各據並無成説然亦大槩如是若都城則縣稍之外都鄙之地所以為公卿采地與王子弟之食邑者在王畿之外一層千室之邑則郊甸之外家稍之地所以為卿大夫百乘之家與王子弟之稍疏者之食邑在都鄙之内一層何曾是侯國民居之名故孔子將墮三都曰邑無百雉之城言都邑之城也非國城也哀公會吳王伐齊冉有曰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言家臣之邑居也非民居也

若謂邑里之宅城中不容則前儒亦慮及之孟子方里而井周禮亦以一里為一井令毋論三里九里各有多寡而但以五里之城折中為斷五里者五五二十五里也每里九家而四分之為四九三百六十家則二十五里不過九千家耳令亦不從周禮諸制以五百四百三百一百限五等侯服而即取至減者以孟子公侯百里為斷百里者萬里也萬里萬井每井有八家則已得八萬家矣以八萬家之里居而祇以九千家之地應之可乎

況城中有宫所謂宗廟社稷朝市府藏諸區其所畫地又當分去三國之一乎

宋陳祥道作禮書有曰城中之宅率家二畝半冬月納稼之後皆入保城則以王城言之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又士工商在焉則九里之城固不能容然則考工所言九里者乃王之中城也春秋書城中城可驗也又孟子三里之城有七里之郭則城外有郭不止九里或者城内又有城城外又有郭可以居民而不知其説又大

謬者毋論七里九里兩城㥌擴仍不能容而即以郭言之釋名郭者廓也廓然在城外也有城不廓然矣若春秋書城中城則中城是邑名杜氏明云中城魯邑在東海廩邱西南何嘗是城且入城保城城中之居不知其語始于何人實大不通之言國家守封疆農隙入保當在疆邑定無有撤四境之民公然入城而棄土地于寇廓者偶有竊發敵人不用兵而至城下矣此大亂之道也

然則何如曰人自不善讀書耳孟子五畝之宅其半在邑邑者城外諸邑也王制民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凡鄉遂以外皆有邑里在公家者曰公邑在私家者曰家邑在卿大夫以下王公子弟所食采地曰采邑在民夫受田之外任閒田以為居者曰井邑故邱有邱邑都有都邑諸凡比長黨正鄉官遂官皆有官居自邑而邱而甸而縣而都與自井而通而成而終而同凡聚會處即設為官居而民遂附之或數家一聯或數里一聯

故又有名為連者此即民居之近官居者所謂邑里即所謂邑居與里居也入保者保此而已詩所謂上入執公功者亦入此而已若趙岐又有保城之説則在都邑原有城不止國城春秋書城二十有九皆是邑城如城郎城向城邢城郚城鄟城費城防城武城平陽城祝邱等何一非邑是邑原有城邑里之居亦原有在城者特其城仍是邑城都城並非國中之城即近郊之民冬月入保亦必附郭為民居使之相守並不宜虛城中里壘

而待民冬月一時之入故趙岐所註先分兩地一在田一在邑也邑又有兩地一在無城之邑一在有城之邑也故曰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此無城之邑居也又曰冬入保城二畝半此有城之邑居也趙氏語滯似有三居而諸儒不善讀書又並不知邑居之有兩千古夢夢葢亦從予言而細察之

若謂八家與九夫矛盾則周禮無八家名然八家即九夫司馬法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夫

者百畝之名九夫者九百畝耳不然夫三為屋豈一屋住三夫乎

古千乘之國地方百里出兵車千乘故稱千乘之國方里而井百里之國為萬井而出千乘是十井出一乘不問可知矣周禮乃謂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甸六十四井出車一乘則是百里之國止出兵車一百五十六乘耳何名千乘乎其謬而偽者三也

周禮小司徒職唯有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甸四句其下甸出一乘云云皆司馬法文杜預引此註左傳不註明司馬法三字而混并在周禮文下丙遂以之詬周禮是對長狄而詬侏儒長狄不受也特所謂司馬法者原非周制史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曾著兵法至戰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名司馬法今其書不傳久矣然且有兩司馬法兩言出車之制註經家各引以為據其一又云六尺為

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此馬融引之以註論語鄭玄引之以註周禮然皆非是者大抵侯國以百里為斷百里之地以開方計之實得萬里孟子方里而井萬里者萬井也乃以甸出一乘計之甸方八里實得六十四井以成出一乘計之成方十里實得百井百井出一乘則萬井止百乘六十四井出一乘則萬井止一百五十有六乘矣雖為之說者曰成之十里即是甸之八里以甸

八里外有治溝洫之夫各受一井得二里不出車賦仍是十里然其與千乘之賦則總不合也于是馬融謂侯封不止百里當有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而鄭玄則直據周禮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以求合于成甸出車之數而周制亂矣夫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真周制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王制之等也故易曰震驚百里言建侯象雷震地止百里而春秋傳曰列國一同一同者百里之地故孟

子謂周公太公其始封俱止百里非地有不足而限制如是此在漢後五經諸家如何休張苞包咸范甯輩皆歷爲是説而乃以五等班禄亂周家三等之制以一人之書而盡反易春秋尚書孟子王制諸經傳之文豈可訓也或曰兩司馬車賦俱非常制甸所出車是畿内采地法乘所出車是畿外邦國法然亦説經者臆度云然未有常制不明而可推言其變者且周禮失傳徒據司馬法安取証也

此惟論語包咸註百里出千乘恰恰相合如云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一乘則百里之國方有萬井萬井所出適得千乘而何休註公羊傳亦云軍賦十井不過一乘又云十井為一乘公侯封百里凡千乘伯七十里四百九十乘子男五十里二百五十乘則軍賦常制似當以此為凖則然而仍未然者何休包咸皆係漢儒與司馬穰苴生于周末者又復不同且其所註皆依文解釋並無有所據之經為之引証故朱熹註論語亦云車

乘之說惟馬氏為可據但又不辨兩司馬法將六十四井一乘之文移之註百井一乘之下則以鷹眼貼兎目兩不中看耳

況其以十井為一乘以萬井為千乘者仍未是也國地不盡井井地不盡賦百里之國必先去宮城都邑陂池園囿山川沈斥𡓳廬經術三千六百餘井又去三鄉三遂都邑邊鄙徒任役而不征稅者三千七百餘井其任賦車者十之三耳以三千未盡之井而十井一乘則三

百乘尚不足而可以之當千乘乎予每說經必以春秋為之斷以春秋策書頗為可信且先王之禮即所云周禮盡在魯者雖其時不無變更而相去未遠吾即以春秋策書其實註車數不涉儒註者言之昭五年論晉車賦有云十家九縣長轂九百是一縣一百乘也又云其餘四十縣尚遺守四千乘是十縣一千乘也計縣方十六里中計二百五十六井約二井半出一乘則百里之國但以二千五百六十井得車千乘所云任車賦者十

國之三盡之矣事有策書所已言明明可証並非杜撰而合之五經家言又並無牴牾參錯之形見于其間乃不此之據而拗揉附會强飾夫六國荒唐之言以曲求其合不亦過乎
其言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徒役二十五人是百人供一乘千乘為十萬人也千乘之國其井萬八家一井凡八萬家八萬家而賦十萬人先王有是制乎春秋時魯之大蒐革車千乘須借二萬人于他

國而後可足其數矣又魯賦于吳晉皆八百乘吳晉
有征伐魯出八萬人隨之是其國中僅存婦人而無
男子此一車百人之説斷之以理而知其誣也其謬
而僞者四也
此甸出一乘之司馬法文也但其文止有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並無徒役二十五人之文惟宋胡安國註
春秋謂作邱甲如唐兵法增二十五人為徒役此臆説
也又後世兵家言如曹公新書類增徒役二十五人在

輜車之下此在司馬法舊文原未曾有乃妄自增此而以七萬五千之數增至十萬反謂先王無是制謂須借兵于他國又謂男子盡行而婦人居守則無忌憚矣且丙不讀書耳周禮鄉遂起軍旅法每鄉萬五千六百二十五家約賦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一國三軍即已有三萬七千五百人矣況由此而三遂而公邑而都鄙其所賦之數以次相準雖曰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而家有正卒又有羨卒正卒家一人而羨卒則三卒兩卒一

家並不止一人也特大事徵發由少至多先王立制不令合征之以竭作而盡其力耳若盡征則何止十萬故春秋齊晉戰鞌晉郤克請以八百乘出師若以司馬法計之則已有六萬人矣然且三軍並出又加以三萬七千五百之數不已十萬人乎夫即命卿帥師國君不在軍且合與國以濟師而一國之衆遂至如此雖此非王制然較之春秋蒐賦總不必借人他國斷可知矣況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原非周制亦并非周禮即司馬

法成出一乘之數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每乘三十人已頗減至四十五人矣若謂魯之大蒐當借人他國則春秋所書魯凡五蒐皆在昭定年其時方百里者五無不足也若以魯供賦吳晉皆八百乘憂其乏人則是時魯八百乘邾所供賦亦六百乘吾但憂魯邾供賦何以在當時如此之多而止以人計則子服景伯對吳人曰將以二車與六人從明言供賦之車一車從三人未嘗有百人也杞人無賴不憂三年而憂功緦之不察愚哉

武王伐殷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齊桓公遣兵戍衛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晉文公獻楚捷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皆一車十人也故冉有謂季氏曰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若每車百人安得一室盈百人而敵之有餘乎晉為平邱之會革車四千乘依周禮之數除徒役亦且三十萬人矣及會于黄池與吳爭長吳甲士三萬人為陳以逼晉晉人畏之而讓吳先若每車七十五人則三萬人不過四

百乘耳晉會平邱無與爭霸者尚車四千乘乃會黄池欲爭先于吳反不及四百乘何過自削弱其兵以讓敵可知一乘原無七十五人彼七十五人之說証之于古而知其誕也其謬而偽者五也自古及令無不甲而戰者故齊桓甲士三千人吳王甲士三萬人令乘車三人為甲士其步卒七十五人不甲何以禦鋒鏑先王之制戰馬且必介而後馳而人乃反不為之介是愛人不如愛馬矣其謬而偽者六也

司馬法一車七十五人在他經無明文此原不可據者故兩司馬法又有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之文則每車止三十人矣若謂一車概十人則又不然武王伐紂其革車三百與虎賁三千偶以十當一適合此數實則人是人車是車兩不相蒙國語天子有虎賁諸侯有旅賁周禮司馬官有虎賁氏設虎士三百人以左右王如後世羽林佽飛之類專隨王車若革車則兵車之名六師卿士分帥之非虎賁所得隨也至于齊桓戍曹甲士三

千並非車卒皆車卒而皆甲士乎若晉獻楚捷駟介百乘徒兵千人則隨所俘獲之數更無成限哀十一年吳大敗齊師以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獻魯公若以人數合車數將必一車三人半矣此笑話也葢車徒之數言人人殊原無一定之經可實指者必欲實指則一車三十人庶或近之司馬法成出一車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在他經雖無此文然魯頌曰公車千乘而即繼之曰公徒三萬以千乘之車而以三萬人副之則一車三十

人適當其數此則經文之可信者若國語齊有革車八百乘註齊法五十人為小戎車八百乘有四萬人則一車五十人似乎過多若左傳載楚有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又云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則每廣三十乘各分十五乘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則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謂分卒百人為五十人當一廣十五乘偏之之數而又加二十五人之兩為承副是十五車祇得七十五人之數一車五人又似乎過少

如謂冉有稱魯之羣室衆于齊之兵車以一室敵一車定無一家有七十五人之理則此一室者豈所云一家也乎謂魯族諸室其邑居不仕者尚多即以一室敵一車而有餘此甚言齊魯之適相當耳故杜氏云室者都邑居家之稱而甲誤以一室為一家比較人數則定六年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曰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吾不知衛君一身謂可以當晉車五百乘者此其為數宜何等也至謂平邱之會晉車四千乘當有三十萬人

及黄池之會與吳爭長吳出甲士三萬人來攻而晉即讓吳先歃則平邱之會所云三十萬人者安在則又不讀書矣古者車是車人是人有有車而無人者左傳崔氏整齊君下車七乘不以兵甲是也有有人而無車者魯頌公徒三萬所以從車烝徒增增非所以從車是也晉車四千乘不必有三十萬人若吳卒三萬則並非車徒安得相較古以車戰曰陣以卒戰曰行晉魏舒伐狄請毀車而為行是也是時黄池之會據國語出士卒百

人以為徹行百行萬人為帶甲三萬以勢攻是吳用步兵臨會以凌晉晉始讓之此正左氏所稱崇卒不崇車者何得以人數多少妄核車數況周制軍乘原有分别征軍之法與征乘大異故魯作三軍三家各自毀其乘以足軍數使賦乘之人改而為軍左氏所云孟氏使乘之子弟半為已臣而叔孫盡臣之臣者服役之使為軍也獨是乘之與軍皆有甲士與徒卒二者如襄十二年楚以蒍掩為司馬既數甲兵點徒兵之有甲者又賦車

兵征甲士之在車者然後賦徒卒以為甲士車士之役而總繕甲楯兵器以為車甲之用是車有徒卒甲亦有徒卒甲士衣甲徒卒不衣甲故哀十二年齊師伐我及清季氏之甲七千此衣甲者也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此不衣甲者也然此不衣甲者豈真以襏襫褐袒禦鋒鏑哉古甲衣以鐵以皮徒卒之衣則以袍以纊纊曰襺袍曰絮如秦風與子同袍左傳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合袍與纊而皆以帛組紩之故楚子伐吳作簡練

之師有云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者漆皮而紩之被練者絮練而組之甲士少故三百徒卒多故三千也今丙抱杞憂惟恐車下之士袒裼受敵以為必非先王之制夫先王之制固不可闕然甲第曉七十二人之在一車以為七十二人將賦無衣而不知公徒三萬其在車下者方多多也况不止車下者也

古戰士皆有伍故晉伐無終毀乘為伍凡五乘為三伍可知無不伍之兵也今一車步卒七十二人七十

人為伍十有四餘二人却不成伍豈有此陣法乎若二人并車上甲士三人成一伍則是君大夫將帥與庶人為步卒者共伍也其謬而偽者七也

卒伍之制起于周禮甸乘之制起于司馬法初以司馬法攻周禮固已可笑今復以周禮攻周禮則可笑倍甚此固無容置辯者然其制則何可泯也周禮小司徒職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此鄉遂出

軍之法也鄉遂賦人不賦車六鄉之内原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制而出軍之法準之如五家為比則五人為伍以家出一人也五比為閭則五伍為兩以閭為二十五家即兩為二十五人也四閭為族則四兩為卒每族百家即每卒百人也五族為黨則五卒為旅黨五百家即旅五百人也五黨為州則五旅為師凡二千五百家為州即二千五百人為師五州為鄉則五師為軍凡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即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葢一家出一人

一鄉出一軍天子六鄉出六軍諸侯三鄉出三軍其六遂三遂同于此數此本鄉遂出軍之法與都鄙縣甸計地出車之制截然不同然而行軍臨陣對敵制勝則又準之故尚書牧誓曰旅曰師而左傳繻葛之戰有偏伍之名欒武子言楚軍制有卒兩之目管子作内政先請桓公定卒伍凡五鄉五鄙五正五屬皆以伍為數而其後尉繚子有束伍令漢制有尺籍伍符唐太宗兵法有五兵五當之制皆用其説而反謂周禮無卒伍妄矣若

其云晉伐無終毁車為伍以五乘而為三伍遂憂七十二人之餘二人則無論毁車為伍正毁車制而作步兵不當以車兵之數與步兵相較乃即就其毁車之數計之其云以五乘而為三伍者謂每車甲士三人五車三五一十五故可作三伍也然則五車徒卒每車七十二人五倍之正可作七十二伍何曾有餘故唐太宗兵法合甲士徒卒而統計之有云小列五人大列二十五人參列之得七十五人又伍參之得三百七十五人可以

為正可以為竒是晉制分數唐制合數皆無贏羨已則昧昧而妄以此議古人何其不自量乎

四井為邑邑出馬一匹四邑為甸甸出車一乘則魯之邱甲出馬一匹者更令其出四匹一旦而驟增其賦四倍有此暴政乎其謬而偽者八也

此則尤無理矣春秋書作邱甲杜氏誤註云四井為邑邑出馬一匹牛三頭四邑為甸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舊制也今以一

甸所出責之一邱是一邱而出四邱之賦故曰四倍此實杜氏解經之誤與周禮何涉且其所謂四倍者則舊有解之者矣宋胡安國傳春秋據唐太宗兵法謂周制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今以四邱作四甲每邱一甲增二十五人為百人則所增賦者止三分之一未嘗四倍也然而仍未是者所謂甲士三人者謂車右車左并御車者三甲士在車上耳若可增四甲則有一甲士在車下矣況魯

作邱甲非賦車乘亦非賦徒卒並不當以甸乘之制為解葢賦乘曰賦輿賦徒卒曰起徒役不當曰作甲甲者甲兵如前所云行兵在車兵徒卒之外者春秋多有之如崔杼弑君曰甲興齊慶封來奔傳唐氏以甲環公宫宋景公卒大尹興空澤之士千甲鄭人討西宫之難子孔以其甲與子革子良之甲以為守諸凡列國稱甲者不可勝數故魯亦作之而其後叔孫州仇圍郈有叔孫氏之甲齊師伐我及清有季氏之甲是甲與車乘與徒

卒絶不相干其曰卯甲者謂一卯出若干甲今不可考耳然則周禮無考即漢晉大儒如馬融鄭玄韋昭杜預輩尚一往多誤何况于丙丙自今以後請細心體究毋徒襲宋人餘唾為經學禍則其亦且有厚望焉

乾隆御覽之寶

經問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問卷三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桑　英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卷三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問福建漳浦學廩生蔡氏作奏疏四通于康熙三十

七年七月入京候

皇上西征凱旋時迎　駕于昌平郊外上之不得還京

候午門外乞通政轉上不得因自勒其疏行世其

四疏中一請徵古文尚書于海外頗屬迂濶一請更

分堯舜二典謂堯典當訖于放勲殂落舜典當始于月正元日此與先生古文尚書定論中所分恰合其餘二疏則一請尊孝經為書黜禮記為記以為孝經者宣聖所遺曾子所述雖經而實書者也禮記者諸儒所採戴聖所集雖經而實記者也且唐宗刪孝經閨門一章卒召馬嵬之變宋仁宗于戴記中表出大學中庸二篇以賜王堯臣呂臻遂開一代理學之始今

皇上頒孝經衍義示天下以孝治之意自當與四書並
立學官故曰孝經者宜書而不宜經者也
孝經孔子之書漢初今古文並出其祖述而傳之者多
至百家自兩漢長孫氏江翁后倉翼奉張禹二鄭及魏
王肅蘇林何晏劉劭吳韋昭謝萬徐整晉袁宏車胤楊
弘殷仲文輩俱為傳述然且梁帝唐宗皆有義疏論解
極為表章從來經書之盛無過此者然猶有古今異同
之辨紛紛聚訟以致宋人鹵莽遂有删改原文者當此

聖言受侮之時立意尊顯欲直列之四書之中固屬盛心但謂宜書不宜經則似書尊而經卑失其義矣夫書者文字之名因載籍憑文字以傳故載籍亦名書但書不必經凡九流百家皆可稱書故書緯璿璣鈐曰書者如也如其所言而記之漢武置藏書之策立寫書之官所以通天下載籍而經則惟古帝王聖賢所傳始得稱之葢經者正也典也王通稱元經而人非之賈誼稱新書而人有非之者乎宋史百官志稱國子助教十人分

掌十經以易書詩三禮三春秋及論語孝經合作一經為十經則孝經固可合四書而總稱經者若禮經三百古亦名經況中庸早已單行漢志于禮記百三十篇外別有中庸説二篇故梁武作禮記大義十卷復作中庸講疏一卷則表出禮記並不始自宋宗且宋宗以大學賜諸及第者未聞有中庸也

若唐宗刪閨門一章則舊原有疑之者按漢志孝經有古今文二本其古文本為孔安國壁中所出而長孫氏

與翼奉等所傳則别有孝經本名為今文故志分載曰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則古文孝經也孝經一篇十八章則今文孝經也祇因今文為顔芝所藏河間獻王早得之而古文至魯恭王壞孔子宅始出于世故今文盛行而古文稍衰其後安國之本亡于梁代見隋經籍志至隋開皇間祕書學生王逸忽得古文本上之祕書監王劭劭以示河間劉炫炫乃論其得失作稽疑一篇其與今文異者祇分庶人章為二曾子敢問章為三

而多閨門一章凡二十二章其互異者僅二十餘字時
炫多為人所忌而議者又據桓譚新論謂古文千八百
七十二字與今文異者四百餘字與炫本不合故唐宗
于開元七年下議用博士司馬貞說謂其分庶人敢問
二章以應二十二章之數為詐偽且閨門章文句凡鄙
遂削去之殊不知漢志二十二章係班氏自註而顏師
古引劉向云古文字也庶人章分為二曾子敢問章分
為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則其分庶人敢問以應數

在劉向校書時早已註定何曾是王劭劉炫偽為分析其多一章即閨門章也古文凡鄙雖二帝三王之書確有引據者今攻古文家亦多以凡鄙目之何況孝經則桓譚所云或亦誤記而世信桓譚而不信班固劉向無如之何若刪閨門一章則出自公議馬嵬感名不必在是要之古今得失所係頗大世有學者當自能辨之耳

禮記本儀禮註疏其言非出一家故辭紛而無序散而無紀訛正互登信疑參半最可恨者以孔子之聖

而檀弓謂其不知父墓殯于五父之衢以親親長長之大倫而冠義謂毋可拜子兄可拜弟周公未嘗為天子而明堂位謂曾踐祚以治天下孔子深惡巧言而喪記引聖言曰辭欲巧諸如此類難以枚舉知禮者乃為是言縱令不知禮者言之未必若是之悖也禮記舊謂孔子詒七十子共撰所聞以為記雖其間雜以他儒如荀况公孫尼子諸篇合以成書然大抵不出春秋戰國之間若儀禮則顯然戰國人所為觀其托孺

悲以作士喪禮托子夏以為喪服傳明明援七十子之徒借作倚附然且七十子之徒尚有大學中庸確然為孔門後儒所記而儀禮倚附別無考據則儀禮遜禮記遠矣且儀禮禮記了不相屬儀禮祗士祭時儀註一節而祭既不全儀又不備故漢初傳此書者祗一徐生而不通禮文不解禮節但就其儀而形容之謂之善容此與諸禮所記何涉若謂曲禮註儀禮則曲禮文中有豕曰剛鬛黍曰香合脯曰尹祭稷曰明粢諸名而儀禮于

虞祭既用普淖即黍稷也乃又用香合明粢則兩黍稷矣于祔祭當用剛鬣即特牲也乃反用尹祭則祔祭無牲而反有脯矣夫全篇無一字相合而偶同數字尚彼此互異如此何況全記況傳註之說起于仲長統云周禮禮之經禮記禮之傳語而新安朱氏誤襲之即以儀禮當周禮雖周禮但記官政亦與禮記全不合然朱氏襲誤則端在此其說見後

至禮記紕謬篇篇有之何止四事若止如所舉四事何

足廢禮記檀弓所云孔子少不知墓則在史記諸書俱有之特世不知禮妄為辨釋有云叔梁紇與顔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顔氏女恥之故不以告此在史記與鄭註皆有然者夫告以墓所不必告以野合也況所云野合者據家語諸書但云叔梁紇年已七十而顔氏女初笄失少長婚姻之節故云野合是時顔父尚在許而嫁之非無父母之命也則此野合不必諱何況父墓若唐司馬貞謂孔母徵在以少寡為嫌未經送葬故實不知非

諱之也則年少孤嫠古今不乏未有少寡不送葬者若
孔氏正義謂固已送葬亦知墓所但不告以柩之所在
則墓與柩一處知墓不知柩于理未合果爾則但當殯
防不當殯五父衢矣凡此諸說皆欲曲為之解而必不
可得不知其事有甚常而不足怪者古最重墓祭周本
紀武王祭畢馬融謂畢者文王墓地韓詩外傳引曾子
曰椎牛而祭墓而孟子稱東郭墦間之祭者誠不知漢
儒何以有古不祭墓之說以致魏文作詔皆以禮無祭

墓為辭此皆失禮之最著者但既名曰祭則必備牲牢而男婦共之故周禮墓祭且有為后土氏扮尸之例是以漢朱買臣傳見故婦夫妻上冢而宋人祭墓詩亦有夜歸兒女笑燈前之句則凡屬廟祭墓祭必夫婦與俱迭為進獻而苟夫亡而妻存則雖在家廟亦無寡婦主祭之理何況于墓是即叔梁紇非老夫顏氏非少女亦孰有煢煢孤嫠可公然出外行野祭者則是送葬以後全然不一至墓所而況孔子甫生而父死甫成童而母

又死其不知父墓宜也此皆禮之無足怪者也或曰家語云叔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病足乃始求婚于顏氏生孔子而叔梁紇卒則是孟皮猶在也孟皮何以不墓祭曰孟皮庶也孔子嫡也庶子焉得祭且孔子生時紇七十餘矣不知孟皮之有焉否也且紇以皮病足故老而再娶則焉知不即以病足廢也然則孔子不祭乎曰古有廟則祭廟無廟則望墓而祭于其家庶子則祭于宗子之家孔子父為鄹邑大夫既死無

廟則必望墓而家祭而其母佐之孟皮未死不病廢則孟皮亦佐之斷無能以幼穉野祭而其母帥之而行者此皆不必知墓之至理也故曰此不足怪也

祇檀弓記孔子殯母與史記同其母死之年與史記異檀弓葬母之時門人後至且曰卲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則似孔子已年長矣若史記則孔子葬母在為兒嬉戲之後未嘗有門弟子也在為季氏委吏之前未嘗去魯他適有所為東西與南北也且又云孔子要絰就季氏

之饗孔子年十七則明有其年而家語亦載孔子之母喪既練而見與史記同則檀弓為稍踈矣雖孔母生前不一出門不能告墓所則孔子稍長亦並無礙但史記則更可據耳

若夫冠義云見于母母拜之見于兄弟兄弟拜之則以冠禮嚴重所謂醮于客位三加彌尊者故敬禮殊常原不為過况母拜子亦拜兄拜弟亦拜不過以客禮待子弟耳且惟適子則然支庶即否益重其祖父之正體拜

子弟即所以拜祖父也夫子弟為尸則尊者皆拜而尸
且居然受之古王制禮非後儒淺識所能量矣且氏尊
儀禮而斥禮記謂欲尊禮記寧尊儀禮而此則儀禮亦
有之禮記止一拜而儀禮又多一拜儀禮云冠者取脯
北面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夫所謂又拜者俠
拜也婦人見男子男子一拜婦人必兩拜謂之俠拜令
見子亦如之是母多一拜矣又云見于兄弟兄弟再拜
冠者答拜夫再拜者連拜也拜者不連拜也是兄弟亦

多一拜矣氏欲尊儀禮而烏知其無禮處較禮記尤甚然則宜何去何從乎

若謂周公未嘗為天子而明堂位謂曾踐祚以治天下則明堂位一篇雖多非禮之言然周公攝政誠有之且但疑此篇而廢全經則尤誤也按明堂位與月令皆在別錄為明堂陰陽記中之書漢藝文志云記百三十一篇即禮記藍本也其時高堂傳禮但授古經即今所稱儀禮者而明堂陰陽與王史氏記及中庸說司馬穰苴

兵法古封禪羣祀概置不問及漢成時劉向校經始取記百三十篇以為此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共撰而增明堂陰陽孔子三朝及王史氏記合得二百十四篇然猶未名為禮記也沿至東漢始有四十六篇之禮記流傳人間而馬融直增入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凡三篇合得四十九篇是明堂位原非禮記四十六篇之舊本在西漢諸家及劉向校經後輯禮記者所不錄而馬融一人又增入之氏茍知禮或請刪此三篇別

錄一卷附禮記後誰曰不然而但以踐阼一節議其悖禮眇矣夫賜魯天子禮樂凡郊禘廟朝車旂章服皆儗天子何止朝諸侯一節且以魯太廟為明堂魯三門為天子門其誤處不止此也

若喪記云情欲信辭欲巧則巧作善解上聲與巧言之巧讀去聲不同故切韻舊註分作二部善功曰巧上聲禮記辭欲巧是也偽功曰巧去聲論語巧言令色是也況辭不厭巧左傳晉師曠善諫叔向引詩巧言如流以

頌之夫善諫而謂之巧言則巧何害哉

況禮記一編既集成于贓吏之戴聖而月令又呂不韋所手著之書縱其言或無可議亦不過紀時占候無關大道而欲與典謨爻象風雅褒譏等經並驅千古不亦謬乎臣嘗考禮記之列于禮而因以取士也始于宋之王安石以春秋為斷爛朝報矣復以周禮儀禮為不可用而專用戴記是真不足與言經者惟時考亭朱子恠其舍經用傳請修三禮而未及成書

以臣之愚謂欲尊戴記寧尊儀禮欲尊儀禮寧尊周

官云云

禮記無戴聖集成之事戴聖受儀禮立戴氏一學且立

一戴氏博士而於禮記似無與焉今世但知禮記為曲

臺禮容臺禮為戴記而並不知曲臺容臺與戴記之為

儀禮此皆舉子不讀書之故無足責者氏欲崇儀禮貶

禮記以禮記為贓吏所集成而不知贓吏之所集成而

立學立博士者正儀禮非禮記也間嘗考曲臺容臺所

由名漢初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儀禮也是時東海孟卿傳儀禮之學以授后倉而后倉受禮居于未央宮前之曲臺殿一作天子射宮非是校書著記約數萬言因名其書為后氏曲臺記至孝文時魯有徐生善為頌頌者容也不能通經祗以容儀行禮為禮官大夫因又名習禮之處為容臺此皆以儀禮為名字者若其學則后倉授之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與沛人慶普三人至孝宣時立大小戴慶氏禮三家之學皆有博士時大戴為信

都太傅小戴以博士至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檢如氏所稱贓吏者是儀禮集成實係二戴故舊稱儀禮為慶氏禮為大小戴禮以是也宋鄭樵作三禮辨有云魯高堂生所傳士禮一十七篇今之儀禮是也后倉曲臺記數萬言今之禮記是也按前後漢志及儒林傳皆以高堂所傳十七篇瑕邱蕭奮即以授后倉作曲臺記是時兩漢俱並無禮記一書故孝宣立二戴及慶氏學官皆儀禮之學源流不同鄭樵著通考極稱有學新安朱氏極遵其說而六經源流尚未能晰況其他乎若禮記則前志祇云記百三十一篇當是禮記未成書時底本然並不名禮記亦並無二戴傳禮記之說惟後

漢儒林有鄭玄所註四十九篇之目則與今禮記篇數相合故鄭玄作六藝論云今禮行于世者戴徳戴聖之學也此儀禮也又云戴徳傳記八十五篇則今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禮記是也然其說究無所考及觀隋經籍志則明云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所記一百三十一篇至劉向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隂陽記凡五種共二百十四篇戴徳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

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則二戴為武宣時人豈能刪哀平間向歆所較之書荒唐甚矣且二戴何人以向歆所校定二百十四篇驟刪去一百三十五篇世無是理况前漢儒林並不載刪禮之文而東漢儒林又無其事則哀平無幾陡值莽變安從刪之又且大戴禮見在並非與今禮記為一書者且戴聖所刪止四十六篇相傳三篇為馬融增入則與後漢儒林所稱四十九篇之目又復不合凡此皆當闕之以俟後此

之論定者故曰戴聖集禮記未敢信也
至若月令見呂氏春秋原是不韋之書然周書先有月
令不韋不過襲成之且並非手著當時集羣儒所記成
篇見月令正義又其篇載在明堂陰陽說中謂之别錄
原非西京所存百三十一篇仲尼七十子之徒所撰舊
目此正馬融所增入者說見前則仍名别錄附禮記後不
為過也若謂記時占候不得與典謨並傳則二典開章
即載羲和作歷敬授人時之事幾見月令可忽視耶

至謂宋之王安石以周禮儀禮為必不可用而專用禮記則又不然安石廢春秋不立學官而専請以周禮取士未嘗廢周禮為不可用也安石著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熈寧中設經義局自為周官議十餘萬言名為周公之禮此尊周禮之至者而反曰廢周禮豈誤聽後儒三大壞之説謂一壞于劉歆再壞于蘇綽三壞于王安石而為是言乎夫所云壞者謂用周禮而壞非壞周禮也且謂安石舍經用傳而考亭朱子恠之則未嘗有此

事周禮非經禮記非傳安石未嘗舍經用傳朱氏亦未嘗經周禮而傳禮記惟仲長統有周禮為經禮記為傳之語而宋鄭樵襲之謂周禮儀禮乃周人之禮而所謂禮記者特二禮之傳註耳此大謬之論禮記與二禮絶不相蒙何從傳註宋人好分別經傳呂東萊以楚詞離騷為經九歌九章九辨等為傳朱氏以大學孝經俱分經傳致有分鹿鳴以下小雅之經六月以下小雅之傳文王以下大雅之經民勞以下大雅之傳者若朱氏分

三禮經傳則又以儀禮爲經周禮禮記爲傳與仲長統
鄭樵之說不同然並未成書而黄幹吴澂輩續成之此
大不足道者今欲尊周禮亦無不可然必題之爲經傳
亦何必然

蔡氏請徴海外古文尚書一疏因宋人多有攻古文
爲偽者歐陽修日本刀歌末有云徐福行時書未焚
尚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通中國舉世無人識古
文意必海外有其書故欲取以爲証

按崇文總書目載咸平中日本僧奝然以鄭康成註
孝經來獻不言有尚書古文又鄭麟趾高麗史宣宗
八年即宋之元祐六年李資義使宋還奏云帝聞吾
國書籍多好本館伴書所求書目録授之首開百篇

尚書答云無有也是高麗尚未有況日本乎歐陽氏狡獪之詞甚言舉世人不能辨古文耳若真求之則癡人前難說夢矣

其一又請定文廟祀典謂十哲之祀宜增有若不當以陳蔡相從之賢限此數也兩廡之祀當增懸亶秦冉顔何三人家語懸亶與史記鄡單原是兩人亶字子象單字子家名姓既殊字又各異不當錄單而去亶也若秦冉顔何徒以載之史記而家語不載遂謂當去則史記索隱註曰顔何家語字子稱在家語何

嘗不載特王肅所傳本偶軼之耳且北齊顏之推謂
仲尼門徒顏氏居八若去何則少一人矣至于孟子
弟子若樂正子萬章公孫丑之徒亦宜祀之兩廡之
間即宋明諸儒亦多缺略而閩中郡邑好祀文昌魁
星二宿以為文明之象此出何典然且祀之學宮而
挺為人形塑為鬼像膠庠重地安能使非禮淫祀錯
雜其間所宜速毀而投之水火非與
古功宗之典惟有功之臣得書之太常祭于大烝以從

祀于先王之廟㡬見祀其師而以弟子作配享者原其始皆由祭先聖時必及先師孔子既作先聖則孔門多人其在伏生毛萇諸先師內必首推孔門諸賢以為先師領袖而後人不察遂沿之為弟子之祀凡仲尼弟子皆勒祀典不使一人或遺此實非禮之禮原非學校所宜有者若十哲之祀則在唐以前並無其制考兩漢辟雍多以周公孔子互為先聖至魏晉六朝每釋奠孔子以顏淵配則似聖孔子而師顏淵者然秖顏氏子一人

耳唐太宗貞觀之初定孔子為先聖而以左邱明卜商伏生戴聖高堂生及馬融鄭𤣥王弼杜預等二十二人為先師其中孔門弟子祗卜子夏一人而餘皆不及然猶于二十二人外仍以顔淵祀其傍則既有先師又設配享而于是學校之制亂矣然尚無十哲也至𤣥宗開元間又增曾子一人于顔子之下同作配享且圖二賢及七十弟子與二十二先師之像于壁其時司業李元瓘無學倡言四科弟子閔子騫輩雖列像廟堂而未霑

享祀不得與何休杜預等同霑尊俎似乎不安因增十哲之祀于二賢之下二十二人之上其意未嘗不善然茍識禮意自當以四科弟子與顔曾二人同稱先師而罷左邱明以下二十二人之祀不當于先師外既增二賢又增十哲以為學宫耶則多此配享以為孔廟耶則又不容有二十二人之先師于廟于學兩無一當而于是配享無已至趙宋無道初以王安石配顔曽而三既而以子思孟子配顔曽而四四配十哲定為牢不可破

之稱名而先師之祀從此亡矣故以今日而言學則但有孔廟何嘗是學說見紹興府學陸教授問卷乃以一人之坐位而堂上堂下爭此尺寸此真緦小功之察不足辨也但十哲立名起于唐代其中四科品目雖不必皆陳蔡諸賢而内多詿漏舊早有議其非者祇從來品目不足優劣假如孔叢子稱孔子四友祇顔回端木賜顓孫師仲由四人尸子稱孔子六侍祇子路公西華子貢宰我顔回冉伯牛六人楚子西語昭王孔門有四不如則子貢顔

回子路宰我四人將軍文子問子貢聖門諸賢有十二行則顔回冉雍仲由冉求公西華曾參顓孫師卜商澹臺滅明言偃南宫縚高柴十二人其中俱有宰我冉求而並無有若即後人有補十哲之遺各申論議而明代鄭曉謂宜補有若公西赤王世貞謂宜補有若南宫适優劣未判何能畫一至若懸亶之祀張朝瑞去之秦冉顔何之祀程敏政去之其悖誕無學誠有如氏所云者然且家語有公孫寵字公孫子石本是衛人史記誤寵

為龍遂指為戰國趙人公孫龍作堅白論者而斥之其無理如此舊稱孔門弟子七十二人家語目載七十五人史記孔子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杜氏通典除十哲外又得七十三人共八十三人如以為先師則不宜如是之多以為配享則宜于學中別立孔廟去四配十哲兩廡之名而概設兩序而合祀之不必升降亦不必去取也

若孟門弟子則宋徽宗朝曾詔使配享孟廟矣孔子廟

庭自不當及至漢後諸儒則各使祀于其鄉既非學宮之先師又非孔門之弟子則宜祀宜去有何憑證夫鄭玄盧植千古大儒其註釋羣經不可謂無功聖學然且立身行已並無過誤業已進為先師而一旦曰學未明顯公然擯去直道安在至于文昌魁星之祀則學宮典祀並未嘗有即孔廟殷祭亦未之及此固在禮官常制之外不足辨者但士子私祀則亦有說與閭俗淫祀不同按禮惟天子有祀星之典六宗是也六宗首星辰則

凡在天星天子皆得而祭之而至于文昌宮星則天子祭司中司命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是也大夫以下皆得祀司命祭法王為羣姓立七祀一曰司命諸侯為國立五祀亦一曰司命王制大夫祭五祀鄭氏註亦一曰司命是也是文昌司命為七祀五祀之一在士大夫家所必祭者自呂氏月令以户竈中霤門行為五祀而去司命與公厲與祭法異遂謂文昌司選舉之事因易五祀而專祠之一如楚詞所稱大司命少司命

者此學人祀文昌之所由始也特文昌有大小之分大小者即邪正之謂武陵太守星傳云文昌宫有六星其第四星名司命第五星名司中此是大神緯書援神契云司命有三科一受命以保慶一遭命以謫暴一隨命以督行此為小神故皇氏註禮記謂司命文昌宫星非宫中小神之比則在漢魏間亦遂有大小分別令忽稱為梓潼神為張仲為張亞子此小之又小固無賴道士所為不足道耳若其又有魁星者文昌六星在北斗魁

前漢天文志斗魁戴筐為文昌宮而斗有七星魁為首杓為末制策家以舉首為魁因祠文昌而併及魁星為舉首之效而列代史傳亦遂以文昌魁星相比稱述如隋志尚書乃文昌天府選舉所由定而後漢李固傳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此固非鄙俚小說可傅會者學制雖無是然或從而私祀焉大之復五祀小亦歌九歌何不可也

經問卷三

經問卷四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鍾機字石城秀水人問說命高宗云予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此是甘盤不肯仕而遠遯荒野既而遷河遷亳不知所終此頗近理若孔傳以為高宗之遯則高宗為帝小乙之子可行遯乎

此蘇軾書傳之說也蘓氏解經每以强辭奪正理大之啟南渡改經之漸小之一掃漢儒舊說使不學之徒可以憑臆解斷初聞之似乎極快而實則滅經之禍皆始于此此正學人所當戒者如此說命說曰古之君子當明王之世而不肎仕葢有之矣許由不仕堯舜夷齊不仕周商山之老不仕漢懷寶迷邦以終其身是或一道也武丁為太子時學于甘盤及即位而甘盤遯去隱于荒野武丁使人求之跡其所往則初居河濵乃復自河

祖亳不知其所終武丁無共政者故相説也舊説乃謂武丁遯于荒野武丁為太子而遯決無此理且遯則如吳太伯豈復立也哉學者徒見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故以武丁為遯小乙使武丁劬勞于外以知艱難決非荒野之遯其言鑿鑿殊不知書所云遯者非遯逃也謂避位而遯于野也高宗之父小乙欲使高宗知稼穡艱難使避太子位而與農人雜處初居在河既居在亳則以帝辛帝小乙之時殷道復衰民思盤庚之政自

河遷亳此在史有之此正高宗身歴之事故無逸云舊勞于外爰曁小人其說與說命正同而孔氏之註亦彼此相合何曽是不顧行遯如微子出走太伯逃吳之事而寃書並寃孔傳耶吾輩解經須有據高宗遯野與甘盤遯野須明有左証始可置喙高宗遯野則國語早有之楚靈王虐白公子張諫王曰昔武丁能聳其徳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于是乎三年默以思道是高宗遯野春秋時有明據矣孔傳無誤也若甘盤遯野則

何據耶若謂甘盤既去武丁無共政者故相傳說則尤不讀書人所言書君奭篇明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則甘盤本高宗功臣高宗與五王配天則甘盤與伊尹伊陟臣扈輩同配食于帝非許由巢父輩可比擬者乃曰武丁無共政胆肆哉言之也吾故曰歐陽修蘇軾輩皆不讀書人非無謂也

又問羅喻義謂古無宗伯一官今觀康王之誥有太保太史太宗而以太宗序太史之下非宗伯也故其

後或稱上宗或稱宗人皆是太宗之別名然並無稱

宗伯者豈宗伯果非官乎

羅氏作尚書是正襲朱氏吳氏邪説以古文尚書為僞

書故其攻古文周官篇不遺餘力遂有宗伯非官一語

予已于古文寃詞中辨之詳矣但人須讀書如此語文

稱太宗祇一宗字何以知為宗伯不知左傳文三年有

事太廟時夏父弗忌為宗伯而國語祇云以夏弗父忌

為宗韋昭曰宗宗伯也則宗伯原有祇稱宗一字者其

又加太字者以其尊也故誥文以太保太史太宗三官並稱且並服麻冕彤裳及太保奉珪則太宗亦奉同奉瑁並佐王祭齊列並尊此真宗伯之職也若又有宗人則是宗臣司事之官名宗有司故左傳宗伯欲升僖公則宗有司爭之公父文伯之母欲為文伯娶妻則師亥謂饗燕男女皆屬細事不當煩宗伯而當用宗人以宗伯尊而宗人卑也則宗伯宗人明白兩官故此誥行事方祭咤時上宗讚饗宗人受同上宗是宗伯宗人是宗

司一讚饗一受同一尊一卑二者不得兼攝則明有宗伯亦明有宗司而欲混并而合作一人且將藉此以埋沒宗伯之一官此不讀書無理之至者而可以是藉口乎

郤廷采問庶子一官見之諸禮然不知是何等官倘所職掌且何人為此或以庶子即嫡庶之庶則豈有庶子立一官者請明示之

周有庶子官庶子者衆子也即諸子也合君卿大夫士

之適庶子之事而置為一官在文王世子與燕義儀禮燕禮諸書則名庶子在周禮則名諸子總此官也但其職掌則周禮掌國子之倅燕義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卒即倅也副也言職掌諸侯卿大夫士之適庶子所以副于其父諸侯卿大夫士之事葢諸子有副父之事而其人掌之故燕義註云庶子諸子也倅者諸子副父之事也周禮司馬職註云諸子即國子亦即公卿大夫士之適庶子故倅者副于父亦副于公卿大夫士

而特其所云諸子庶子者只是官名非以國子為此官亦非以諸子庶子為此官非以此官名倅亦非以此官名副貳葢謂此官者司此國子適庶子倅副之事非以國子適庶子作此倅副官也祗此官甚卑在士位之下與庶司等同其服役在内外朝則與司士同正朝位在諸燕禮則與司燎等同執燭堂下雖其所掌大事于祭祀燕饗軍旅刑罰則掌其戒令于興學養老合樂合射則司其教治而職分甚卑不必公族人為之但以司公

族衆子之事故即此衆子中舍國子適子之名而祇以庶子名其官以云卑也明郝敬作九經解純用武斷謂諸子庶子皆是官名而燕義獻士之後獻庶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庶子非庶子官則此庶子是適庶之庶天下無燕禮而獨取庶子一等與燕末者且此畢竟是誰庶子公乎卿乎大夫士乎一人乎抑多人乎何所去取乎且卿大夫之庶子大者仍為卿大夫小亦為士未可遽為司役也且文王世子燕公族是庶子官儀禮燕禮燕

羣臣亦是庶子官而燕義獨否此則何解若張采妄輯註疏謂國子之正則公卿大夫士之適子而以庶子之介于適者乃為之副是雖以庶子為官名而亦以庶為適庶之庶竟以此官為適子之副則卿大夫士之倅已不可解況國子存游倅謂諸子之散倅副貳之不預政事者也葢以國子有散處未預政事而名游倅者若以倅屬庶子則一庶子官外當復有游散諸庶子官矣此皆不甚解而强曉事者宋明人解經大率類此

王錫（字百朋，仁和人）問：姓氏之分，從來謂姓分為族，族分為氏，此見之孔氏正義者。獨先生謂姓分為氏，氏分為族，何與？

姓分為氏者，如魯與鄭皆姬姓，此姓也。而魯分桓公之子為三桓，一為仲孫，一為叔孫，一為季孫；鄭分穆公之子為七穆，或為罕氏，或為駟氏，或為國氏，此姓之分為氏也。乃魯又分三桓之後為子服氏、南宮氏、叔仲氏、公彌氏；鄭又分七穆之後為游氏、馬師氏、子南氏、少正氏

此氏之分為族也則自姓而氏自氏而族歴歴分明不可倒置其又云姓分為族者彼徒以子服南宫之總皆桓族馬師子南之總皆穆族因遂以族歸桓穆而不知桓穆者族之總稱非分稱之族也傳稱高陽氏有一十六族夫高陽一氏而十六族分焉非氏之分為族乎

然古氏族亦不甚分春秋無駭賜展氏以其為公子展之孫也此賜氏也而左傳稱羽父為無駭請賜族豈氏即族與又王符作潛夫論有曰賜氏以字孟孫

叔孫是也賜氏以謚戴武宣穆是也而朱元晦論氏法以謚為字字之訛古惟以王父之字為氏未聞以謚也其說何如

氏與族原無分別東門襄仲以仲為氏以東門為族而春秋呼襄仲之子為東門氏則族亦稱氏晉叔向曰肸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夫叔向以叔為族以羊舌為氏今并羊舌而族之則氏亦稱族故古稱以王父之字為氏亦有稱王父之字為族者且王符論氏法有

賜氏以居賜氏以官之例而不知賜族亦然柳下惠本氏展而以居柳下為柳下族則族亦以居也桓魋本氏向而以官司馬為司馬族則族亦以官也故賜氏以謚不止如王符所云戴武宣穆孔氏正義所云衛齊惡宋戴惡之類而朱氏偶不記便謂無此大凡論學最忌知其一便辟其一朱氏但知以字為氏而不知原有以謚為氏者且但知以王父之字為氏而不知更有以已之字為氏以父之字為氏者此不特朱氏所不知也即公

羊高註春秋亦不知有此但曉王父字為氏一語以致劇舛大誤遂致後人互相糾駁而斷斷不已不特議禮如聚訟也予向已存其說于春秋而惜其言之未盡白也試言之春秋公子遂所稱東門襄仲者魯莊公之子遂其名仲其字襄其謚東門者其居也襄仲殺嫡子以立宣公而宣公德之于仲之死使其子歸父嗣卿而用事如故及宣公死而季文子始發前事治之以殺嫡之罪乃逐東門氏乘歸父使晋而拒勿使返歸父奔齊然

猶不能絶其後也于是使歸父之弟嬰齊仍嗣襄仲後而得守其祀是嬰齊之嗣嗣襄仲非嗣歸父也猶之臧武仲之去魯使其兄臧為為臧氏後然嗣臧宣叔非嗣臧武仲也乃嬰齊之死夫子特書曰仲嬰齊卒而公羊疑之夫仲襄仲也公子遂之字也幾見襄仲之子可氏仲者將古賜謚法所云以王父之字為氏者謂何是必嬰齊之嗣歸父即以歸父為其父所謂為人後者為之子而襄仲之嗣嬰齊以續歸父即以嬰齊為之孫葢其

為兄後者必不當更為父後而于是夫子氏仲之故與以王父之字為氏之説庶幾兩全然而以父為祖以兄為父是説一出而歷兩漢魏晉唐宋元明以迄于今並無一人焉起而正之以致吳中習俗弟呼兄為父父呼子為孫蔑絶天常瀆亂倫紀公然見諸行事勒為譜系且著為主客辨論相爭于名人學士之前見長洲汪氏集其為禍烈莫可紀極而不知其説有大不然者嘗讀春秋至宣八年經曰仲遂卒于垂大驚曰襄仲已早氏為仲乎

夫襄仲已氏仲則不特嬰齊當氏仲即歸父亦當氏仲也此舊氏也此非王父之字之所可例也又既而讀宣十八年傳曰遂逐東門氏歸父奔齊又驚曰歸父已氏東門乎夫歸父已氏東門則不待嬰齊氏父氏歸父已氏父氏也此傳氏也此更非王父之字之所可例也于是取全經而通觀之始恍然曰禮固有以已之字為氏者而世不知也僖十八年經不書公子季友卒乎夫公子友之冠以季猶之公子遂之冠以仲也此已氏也宣

十八年不又曰公弟叔肸卒乎肸字叔而氏叔猶之友字季而氏季遂字仲而氏仲也此又已氏也禮又有以父之字為氏者而世又不知也僖四年叔孫戴伯帥師侵陳夫戴伯者叔牙之子也叔牙之子焉得以叔牙之字為氏而稱叔孫乃竟稱叔孫則父氏也哀二十五年衛出公輒奪南氏之邑夫南氏邑者公孫彌牟之邑也其稱南氏則以彌牟之父公子郢之字子南也然而子南父字也子何得氏南乃氏南則又父氏也是以鄭子

展之氏罕也曰罕氏掌國政則以子展者子罕子也父氏也子晳稱駟氏曰以駟氏之甲攻良霄則以子晳為子駟子也父氏也子産稱國氏曰公孫僑即國僑則以子國為子産父也父氏也則是襄仲氏仲本以已之字為氏者嬰齊之氏仲則因襄仲之氏仲而仍舊氏者即不然亦以其父字為氏如前所云者向使公羊註經苟一觀經文仲遂之卒則必不疑嬰齊之氏仲苟能通觀諸經之以身賜氏以父字賜氏則亦必不墨守王父之

字為氏一語以貽禍後世乃以窮理格物如朱氏以發凡起例推詞比事如春秋諸家而夫子聖經並不一觀然後知讀書之果無人也

然則公孫歸父有子乎何以不使其子後而後嬰齊何也

善哉問也夫嬰齊未嘗後歸父也當共仲在宣公朝季氏失國政而政在仲氏歸父嬰齊自當同時為大夫仲氏死而歸父自為卿即嬰齊之卿或在歸父見逐之後

然必非以後歸父為名者故左氏傳策書並無其文而公羊獨有之殊不知歸父自為卿亦自有子夫歸父之子即子家羈也子家羈以大夫從昭公出亡周旋于亡君八年之間及其反也季氏欲卿之而羈乃遁去此固春秋之賢大夫故傳稱子家懿伯子家子則嗣歸父之後者子家子也非嬰齊也且其氏子家者何也正父氏也歸父曾字子家矣歸父以東門襄仲之子稱東門氏子家羈以公孫子家之子稱子家氏正兩代皆氏父者

是以季孫行父逐歸父曰逐東門氏季孫意如欲使子家羈為卿曰子家氏未有後是歸父氏東門子家氏歸父而謂嬰齊不當氏襄仲不可也况季孫明曰子家氏未有後則嬰齊並不曾為歸父後而必待子家羈為卿而然後後之策書甚明是歸父自有子子家自有後嬰齊並不曾以歸父為父歸父並不曾以嬰齊為後巳有明文乃儼然兄弟而欲造一故事使千載以來忽有一兄弟為父子之一節此非聖經之禍人倫之禍也

然則僖兄之嗣閔弟當時宗有司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直稱弟為父稱兄為子此則如何

此則天子諸侯之禮非大夫禮也天子諸侯凡諸父兄弟皆為之臣稱我為臣者我即為之子大夫不臣兄弟也大夫兄之繼大夫弟有之矣臧為之繼臧武仲是也為不父武仲武仲未嘗子為也兄弟也大夫弟之繼大夫兄有之矣孟惠叔之繼孟文伯是也惠叔代文伯為大夫未嘗嗣文伯為後也兄弟也天下之大倫三君臣

也父子也兄弟也

錫又問成八年宋使公孫壽來納幣杜氏註壽爲蕩意諸之父按文八年經書宋司城來奔左氏謂司城者蕩意諸也則是意諸在文八年已爲卿矣焉有其子先爲卿自文八年至成八年歷三十六年而其父始爲卿者此得非杜氏誤與

春秋諸公族世系原不可考但宋鄭公族于左氏策書極爲詳備故有本傳所未明而于他傳見之者如此事

具載在文十六年傳中本自明白傳稱宋公子鮑好施于國而宋襄夫人以祖母而陰助之以圖簒爾時為司城者公孫壽也壽以公子蕩之子而身為司城惟恐以簒弑之故將喪其族乃使其子意諸代為之其言曰吾若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者身之貳也子雖亡族猶不亡因使子代已而子死于難則是意諸之先為卿者實壽使為之也其後宋文公以母弟須代意諸為司城而壽遂不見經傳是必壽以文為不義原不願仕而宋文亦

必重疑壽而不予以官故終文之世並不見壽至宋共易世而後以納幣見于此經則壽亦賢矣向非策書則事之茫然無可稽者豈止是耶

又問成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傳曰為趙莊姬譖也莊姬本趙盾子朔之妻而盾弟趙嬰通之前五年嬰兄趙同趙括惡嬰之通莊姬也而放嬰于齊莊姬憾焉至是莊姬譖于晉景公謂同括將為亂欒郤為証因討同括而殺之其子朔之子武從莊姬

畜于公宫將以其田與祁奚用韓厥言遂立武而反其田此左氏文也若史記晉世家又謂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討弑靈公之賊攻趙氏于下宫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者成公姊也匿公宫生遺腹子武將並殺之有公孫杵臼者匿孤兒山中至十五年晉景公疾夢大厲被髪為祟則趙氏祖也以問韓厥厥乃請立武為趙氏後其不同如此此則從左傳與抑亦從史記與

左氏所記晉策書也史記小說家文也策書以經為主不大乖舛而小說家文則春秋戰國間人多造為街談巷語稗官經裔以述時事因之有屠岸賈公孫杵臼諸說此在司馬談作史記時並未之入而遷始入之葢以遷承父官至太初元年始受史記至天漢三年而即有李陵之禍倉卒成書故凡史記中其說多有矛盾處則皆談創而遷改之非實録也如此事則決當從古傳不當從史記且決當從史記之諸侯年表不當從史記之

趙世家子初亦極喜趙世家文且極喜屠岸賈治弑靈公之賊族滅趙氏此可謂國法之最快者無如其記事乖謬並不可信如云景三年攻下宮則春秋夫子所記在成八年是年為晉景公之一十七年非三年也一謬也云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則前二年牽之戰欒書代朔將下軍以朔死故也至是已六年而朔猶得與同括並殺二謬也又云趙朔妻為成公姊夫成公者文公之子也趙衰適妻為文公之女豈有祖孫為僚婿者況

文公之卒已四十六年豈有以幼孫而妻六十餘歲之從祖母者三謬也又云公孫杵臼匿孤兒一十五年晉景公夢大厲為祟然後立武為朔後而復還武田則尤不然考夫子書晉侯獳卒即晉景公也見于成十年之經其距八年經文殺同括時裁二年耳安得十五年後尚有晉景其人者此四謬也然而史記世家其謬如此而其為諸侯年表即不然其書景十七年殺同括與左傳同是年即立武而復趙氏田與左傳同又二年而晉

景卒與左傳同此舊史也則談為之也若此世家之謬則新史也遷為之也故曰史記矛盾實談創而遷改之非妄語也若夫遷之為此者則戰國文也戰國見趙興而誦趙功德因而譽盾譽朔並譽武非信史也

又問或謂春秋無道之事至衛宣已極矣初烝父妾夷姜而生伋既又為伋娶齊女而自納之謂之宣姜又既則宣姜生二子曰朔曰壽其名朔者則搆伋而殺之其名壽者則又代伋爭死而殺于齊界其無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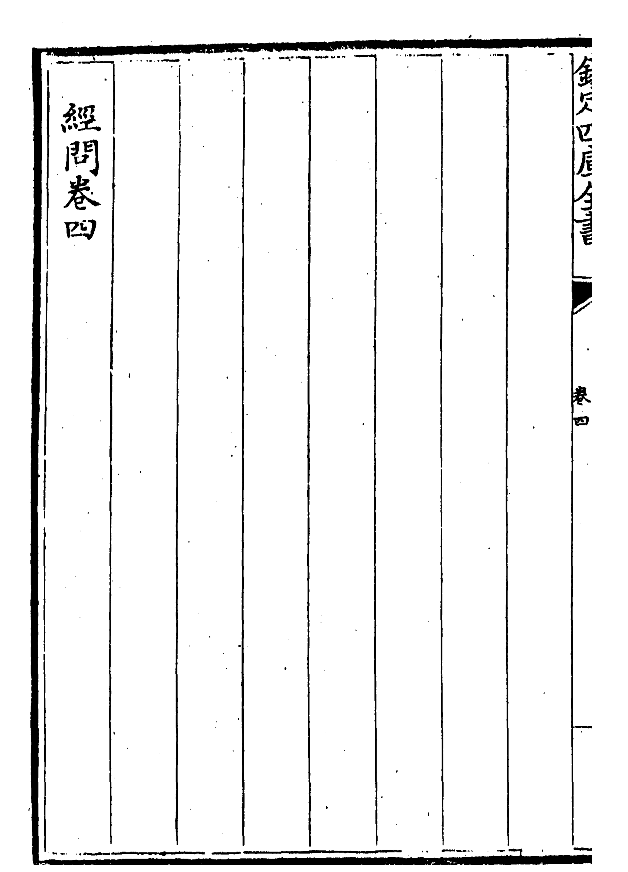
之事至于如此然苟以年歲計之則不然按宣之立
在隱四年經書衛人立晉是也其卒在桓之十二年
經書衛侯晉卒是也然則宣公在位秪十九年耳計
夷姜之烝必在衛先公既卒之後而伋之娶妻亦必
在宣公既立後十四五年之間縱生壽與朔纔襁褓
耳焉能一則能搆伋而殺兄一則能出疆而代兄以
死此皆必不得之數也此誣罔也
信如所言則世道幸甚予從來極惡聞此事極以為罔

故于傳春秋時就傳略叙之而棄置不道學者能于此而辨其誣罔豈不大快無如其說非也盍考年歲則必當考其實者人第知衛宣之立在隱四年爾而不知春秋以前其為衛桓之立之年則固已久也衛莊立二十三年而其子衛桓嗣立桓入春秋則已一十三年矣又三年而始被弑及弑而衛宣以莊公之子桓公之弟衛人因而迎立之則是莊公之死至此已一十六年夷姜莊公之妾也向使宣有獸行則夷姜之事當在莊公既

死桓公繼立之年果生子可成丁矣及宣立而為子娶妻又復生子即此一十九年間長大爭死何事不可為此固稽之年歲而知其不足深辨者也獨是新臺之事既見之傳又見之詩不幸有之而惟夷姜一事則終疑其罔莊公娶莊姜而無子故又娶陳氏二媯曰戴媯厲媯此名夷姜則必不在再娶之列非莊姜之媵即姪娣也二媯係再娶尚以親姜故相繼稱賢未有其同來之媵甘獸行者且莊公死後莊姜治宮政惟禮是視故州

吁弑桓公後戴嬀歸陳莊姜猶送之作燕燕之詩其宫中去就有禮如此若夷姜事果有則必當在桓公未弑以前幾見桓公宫中莊姜二嬀具在可容一嫪毐而不之覺者此皆事理之必無者也又况衛宣未立時頗有賢名故夫子書衛人立晉皆謂公子晉賢故衛人迎立之則其在桓公未弑以前其偽為君子當何如者向使早見獸行如此事則不特衛人絶之即討賊如石碏亦孰肯就邢迎之而公然稱立賢也乎嘗考史記衛世家

云初宣公愛夫人曰夷姜是夷姜者宣公之夫人也其云愛夫人者以非正夫人而愛之者也又云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是子伋者宣夫人之所生也曰以為太子者謂非正宣夫人之所生而愛所生也故曰非太子而為太子也然則左氏所記罔矣讀書忌武斷然又忌知其一不知其二今既有其二而執一不可也若謂史有一定何以有時取左傳有時取史記曰不執一也



經問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經問卷五
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范　鏊

謄録監生臣桑　英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卷五

翰林院檢討毛奇齡撰

胡紹安(平湖人康熙庚辰科進士)問春秋記孔子生日與他書不同明儒宋景濂作辨云公羊傳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其年與日同于公羊亦謂冬十月孔子生則其月與公羊實差一月

春秋魯史但記孔子卒未嘗記孔子生也孔子之生僅見于春秋襄二十一年公羊傳文然與史世家列傳及家語諸書凡所記孔子出處皆不合故宋王伯厚直謂此無可考者今第就公羊所言校之則實與春秋經文大相剌謬經云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而公羊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夫經以十月朔為庚辰則自庚辰至庚寅十日庚寅至庚子又十日其二庚相距祇二十日耳經以庚辰為十月朔日而傳乃以庚子為十一月

是一月衹二十日大不通矣公羊善悖經予作春秋傳歷歷闢之而後儒亦不善讀春秋自漢宋至今並無能實指其非甚至洪興祖馮去疾輩必推算長歷以驗其得失一何愚也

且其云穀梁謂冬十月孔子生亦不讀春秋者穀梁何甞云冬十月孔子生乎經于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後又云曹伯來朝又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然後穀梁云庚子孔子生並無

冬十月三字但附其文于會商任後與公羊同而宋儒不識春秋妄以前經有月日而後經不書月日則多承上經為言此經有冬十月而穀梁不加十有一月四字則必承上文為言者殊不知春秋書例凡承上文者則傳不另書時日如隱二年夏五月莒人入向即承云無駭帥師入極而傳不另書夏字以間之此承五月也若冬十月伯姬歸于紀即承之云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則不承十月何也以傳云冬紀子帛與莒子盟密另起冬

字以閒之則不承十月也今經云曹伯來朝而傳即閒之云冬曹武公來朝則是曹伯來朝時已非冬十月矣穀梁茍能識公羊之誤而改承十月何難別記孔子生三字于冬十月日食之後而必越來朝會商任二事而然後記之則其同于公羊之十一月而並非十月斷可知也宋氏言非也

其辨又云史孔子世家云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則與公羊穀梁又差一歳其日雖與公羊同而月復

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說以証左氏傳謂二十二年生司馬貞主公穀說以証史記謂二十一年生遷誤為二十二年者葢以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也史記作二十二年亦不知所據或者二字即一字之訛亦不可考但史記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並無庚子二字而云其日與公羊同又並無十一月三字而云其月復與穀梁異真不可解豈宋氏家藏史記文有別本耶杜預據史記以証左傳此見之左傳孔子卒註

若司馬貞說則即史記索隱註也索隱未嘗以史記為誤景濂引書皆不確但索隱又大誤者其云周正十一月屬之明年則從來三正推法祇以後月屬前月並無以前月屬後月者周正十一月第能為夏正九月未聞又能倒而為夏正之正月者此在孩豎猶知之而索隱不知何怪宋氏之夢夢也

辨又云宋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改也殷嘗建丑矣書

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秦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爲萬世法何嘗改月否則春入于夏夏入于秋錯亂而不成歲矣

此則又不讀春秋矣春秋經傳皆改時改月予作春秋傳已一一辨之今復舉一二如隱九年書三月震電以周正三月屬夏正寅月未啟蟄也桓八年冬十月雨雪以周正十月屬夏正八月不宜有雪也若行夏之時則

三月啓蟄十月小雪俗所云驚蟄見蟄小雪見雪為祥不為災矣推之而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其所記無不然者故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以正月而遇冬至莊三十二年夏公如齊觀社以夏月而觀春社不惟改月兼且改時故叔孫昭子曰周之六月當夏之四月而梓愼曰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其在春秋時人每自言夏殷周三正皆改時改月明白如此而宋氏襲胡安國說尚自尊信曰他日當為受春秋

者言雖罄徂徠之松以為煤盡剡溪之藤以為楮未能竭吾喙也今但舉數行經傳而其喙已截去三尺餘矣況尚書以建丑為十有二月秦史以建亥為冬十月此真胡氏無學之言不足據也商正建丑改夏十一月為十二月其云元祀十有二月者以周正踰年改元商制踰月即改元是時先君仲壬以商正十一月死即夏之十月也而太甲于十二月即為改元即夏之十一月也則此一年者自十一月以前凡十一個月為仲壬四年

祇此十二月一個月為太甲元年其在夏正十二月一個月又為太甲二年故此元祀十有二月者非夏十二月亦非商正月正商十二月而為夏正之十一月在冬至祀天之候故漢律歴志引商書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祀于先王作伊尹代太甲越茀祭天之文祀方明以配上帝則其為冬至十一月而改稱十二月非建丑十二月公然可知何則十二月不當有冬至也若秦史本紀為漢史作太初歴後依漢正所改而舊本

不然故秦始二十九年始皇東游其勒石之罘文有云時在中春陽和方起以秦二月中春為夏十一月冬至一陽祄升之候謂之方起而三十一年改十二月為嘉平因是年九月聞神仙茅君之謠有如欲效之臘嘉平語遂改是名則分明改九月為十二月矣讀古不深考遽欲起而議聖經經不受也

乃後儒調和者云史記襄二十二年即周靈王之二十一年也公羊以周靈之二十一年誤作魯襄之二

十一年遂註此于魯襄二十一年之内而不知為二十二也是以作通鑑綱目前編者直云周靈王庚戌二十有一年冬十一月孔子生則公穀與史記俱可通矣何如

曰又非也公羊傳春秋但以春秋年月為據安知有所謂周靈年月可相參考者故周王崩薨赴告時日其有不同者策書備記之而公穀茫然此固不足怪也且今本春秋凡卷首載周與列國諸年皆宋明儒者作括略

提要以漸攙入原非春秋舊本且公羊道聽並鮮証據而必强為之説以著其所誤之由來謬矣況十一月生則仍與經悖而作通鑑前編者仍然不知則總非信史也曰然則孔子何時生曰吾知孔子之卒已耳左傳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此策書也即所云魯史者也史記卒不記生不特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但記崩薨薨卒而略其所生即黄帝以來堯舜禹湯文武亦並無有記生年者公羊陋識直起宋元後慶生之節

非古禮意也若此者闕之可也

盛唐字元白山陰人問明英宗北狩是有明存亡一大關鍵其能使日月幽而復明社稷危而復安全藉于忠肅公一人之力此固千秋萬世所共曉者但以忠肅大賢亦有二事不大滿時議處一是避位謂上皇歸國時景泰帝當避位讓兄必再三懇辭而後可仍即帝位爾時有千户龔遂榮曾倡其説而都御史王文止之學士陳循阿上意下遂榮詔獄尋釋而忠肅無一

語以置可否先生毖于禮畢竟宜讓與否當有定禮解此疑案惟明示之舊以此入史問中今史問未刻且遺命恐蹈宋人史論結習戒勿多存又此問多議典禮所係重大故仍錄入經問中觀者諒之

曰往在史館並未經議及此事且古禮亦不曾載帝王讓位之禮無可考據第因情度理就事起義則其不可者有三一則神器重大極嚴授受非如儀物器幣可輕相推讓郕王自監國以至立極初則太后詔之繼則文武百官齊勸進之然後上稟之天地祖宗下告之外臣

及天下百姓以授受極嚴不可忽也今太后現在並無他詒則新皇上皇名位一定未有不請命太后稟告天祖而可以傴僂明謙謹也其不可一也一則上皇可讓新皇不可讓上皇之讓總一上皇耳新皇一讓則將以何名且將置其身于何所使居南宮耶則景皇帝不得稱上皇也使出居藩邸耶則身曾為帝龍潛舊府不得又容一飛龍再潛之讓皇帝也讓皇帝者唐睿宗長子玄宗兄也武后廢睿宗自立其後睿宗第三子玄宗平韋氏之亂入繼大統一似睿宗長子讓于弟者因名讓皇帝實則未為帝亦未

讓也然此皆父兄虛稱故可貳帝從來天子無父無嫡兄有則以虛器稱之如前人貤封皆虛稱後人襲替皆實銜類猶四時遞代前者必虛故上皇讓皇皆前此父兄虛稱使子弟稱之則二帝矣稱名既亡居處又絕自非如虞舜之蹈海濱將必如魯桓之於魯隱衛成之於叔武鄭人之于公子繻埽除滅跡斯已耳西沒之日豈容並見于天地之間其不可二也且有大不可者失國之君原不得再主大器瘡痍未復忽復以失國之君居之則天下臣民危疑覬覦從此而起幸而邊塞一年幽閉七年歷盡艱苦然後蓬心漸亡可以善

後然且天順改元甫當復辟而即下詔復王振之官刻像招魂造祠賜祀題曰旌忠以致中外憤激邊境騷然雖以李文達之賢猶不能禁摩哩博囉相繼入寇延綏宣大迄無寧日萬一景泰元年即讓還帝位其距土木裁一載則聖質如初勢必内官曹吉祥武臣張軏石亨等把持中外然且額森巴延尚未搆釁托克托布哈結冡如故邀恩入擾百倍前此又或額森之妹巴延之妻求婚要信互相訶責無七年之安攘而擾亂繼之是金甌

乍完重加棄擲此不止博囉入雁門阿嚕據河套已也其不可三也是以龔遂榮小人之見惑亂衆聽當時大臣如高穀胡濙皆以為是惟王文止之而又不能言其故此在忠肅必有以陰處之觀其時上皇將入先有詔諭遜居太上免百官迎賀而後景泰帝相見推讓良久則在英宗無再受之理而在景泰帝又可無儼然自據之嫌庶為得體所謂官家行事草野難遽辨耳

則是景皇不避位既聞命矣乃其一曰易儲方景皇

即真時英宗之子憲宗即已立為太子矣及景泰三年用廣西思明府土司黄玹之言議易太子遂立已子見濟為皇太子而降憲宗為沂王爾時衆多以為非但不敢言耳而忠肅則並無一字及之甚至見濟已薨或有勸立沂王者而忠肅仍置不問遂有名立外藩之謗不得明白故明儒薛應旂輩皆以此為于公盛德之累此則何如

曰身已為帝必欲捨其所生子而仍立上皇之子于情

于勢實有未安且舊禮散亡當時亦並無一真讀書人為之究竟即于公長者不肯顯言然亦狃明代八比結習讀古未深雖以大賢之資天分過人亦不能明據掌故以定可否故雖明見得決當易儲而嘿不得發以無可據也實則帝王傳重惟有父傳子兄傳弟二法而他皆不與禮運曰大人世及以為禮世謂傳子及謂傳弟也古以父子相繼為一世而兄弟相繼則謂之兄終弟及故公羊曰一生一及而其法已備並無兄傳弟而弟

又可傳兄子者有則非絕續即簒弒矣此其法倡自五帝而三代遵之如帝嚳傳帝摯傳世也帝摯傳帝堯傳及也而夏周傳世殷商傳及二法劃然然且傳及之法終歸傳世何也夫傳及者非及之而可已也父子無窮而兄弟有限縱或一及或再及三及而其既結末一及必須傳世則是兄之傳弟原歸之父之傳子且此結末一及豈不知前此之兄皆有父子何難返而傳之兄之子而必不然者以為傳及之窮必歸傳世無二法也蓋

位無逆傳季弟傳子則順返而傳之兄之子則逆矣位無疑傳季傳子則信又傳兄之子則可伯可仲疑矣疑則爭逆則亂是以兄弟相繼雖名曰及而入廟之後則總歸父子而稱之為世即僖兄閔弟仍以父子之法處之故五廟七廟及亦多有而尚書曰七世之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是傳重大禮先王限之以二法曰父子兄弟即又限之以一法曰父子而必不使叔姪羣從得參預于其閒何則杜爭亂也是以殷商授受凡二十

八君皆兄傳之弟弟傳之子並無弟復傳兄子者惟弟絶而傳兄子則有二君一則太丁未立而死傳弟外丙又傳弟仲壬而仲壬無子始反而傳之太丁之子太甲此一君也一則祖辛傳弟沃甲而沃甲之子南庚年幼先立祖辛之子祖丁而後還南庚乃當未還南庚時祖丁身死已有子陽甲可傳子矣以為非法必還之南庚俟南庚無子然後又傳之祖丁之子陽甲此又一君也外此則太甲之子沃丁傳弟太庚而太庚子小甲立小

甲傳弟雍已又傳弟太戊而太戊子中丁立中丁傳弟外壬又傳弟河亶甲而河亶甲子祖乙立祖乙無弟傳子祖辛祖辛傳弟沃甲而沃甲子南庚立及南庚無子而還陽甲前所稱二君是也乃陽甲傳弟盤庚又傳弟小辛又傳弟小乙而小乙子武丁立武丁無弟傳子祖庚祖庚無弟傳子廩辛廩辛傳弟庚丁而庚丁子武乙立乃自武乙傳太丁太丁傳帝乙帝乙傳受辛皆無弟傳子而商祚終焉則是傳弟之後終歸傳子此一定之

法不可暫易是以宋宣讓位于其弟宋穆而宋穆不傳之子馮而反傳之兄子與夷則謂之亂吳諸樊餘祭餘昧兄弟相禪宜及餘昧之子僚而諸樊之子光篡之則謂之爭亂與爭則弒逆生焉是景皇易儲考之古禮按之今情而皆無可遺議者忠肅之緘默而無一言非無見也況憲宗為太后所立非英宗立也太后初立太子監國以郕王攝之既而詔郕王即真則監國廢矣是太子之廢出自太后與景皇何與即不幸而其事發自

土司以蠻中小人而搆此大事又不幸而英宗復辟憲宗且相繼為帝在彼則日見其伸而在此則日求其絀遂至蹤蹟搉然難暴白耳若其後見濟之薨勸景皇仍立憲宗則亦無禮者主上方富于春秋焉見四年之後必至不禄而預為此禪後之舉至于召襄王立外藩則御史蕭維楨所搆獄詞實係有貞王使之以陷忠肅者豈可以此復置喙耶

然又有説于此論者謂忠肅之不立憲宗原有深意

當上皇初狩時即宜立上皇之子使郕王居攝乃遽使郕王即真者一則謂中國有君使彼絶所覬望抱空質無用而後我可以徐圖守禦之策一則慮憲宗父子情重恐戀上皇則彼仍得挾所質以要我是必使主器之人絶父子之情朝野臣民却君臣之戀所謂以金注不如以瓦注而後社稷得以安上皇得以返此真忠肅用心深處而世鮮識者往時高岱陳建皆主此論不審當否

曰此皆不讀書人所言自明迄今並無有知其非者往在史館同官頌于公立君之忠為國忘身自中國已有君矣一語出而敵人喪氣徒挾英廟無所用以致上皇復辟社稷再安而不知殺身之基已兆于此合座皆嘆息歸而甝飲施侍讀邸舍予微言曰于公立君是有明中興一大良策第不審晉之永嘉宋之靖康在當時何以不立一君使懷愍徽欽皆得返國建康臨安全有中夏而乃見不及此坐令中國無君神州板蕩此皆可笑

之甚者侍讀始愕然有省拍案叫快夫天下未有失君之國而不立君者毋論國已有君之語係春秋鄭公孫申拒晉之辭列國爭君與中原爭帝大別然即以列國論晉執衛成公則衛人必立叔武楚執蔡侯則蔡人必立子肹豈有四海之大人民之衆而可一日無共主此徽忠肅在朝亦誰有不議立一帝者是以晉立瑯琊宋立康王成敗雖殊有君則一况郕王即真詔出太后其時舉朝大臣皆有公論不必盡出于公也第國已有

君一語在邊臣拒寇當有此言如寇入大同擁上皇以呼啟門而郭登不荅則上皇訶詈袁彬小人且至以頭觸關門而鳴其忠勇則不得不出中國有君一語以抵塞之袁彬哈銘二人伏侍上皇塞外甚謹然此特婦寺之忠如秦之子車氏齊之徒人費孟陽賈舉邴師之類雖以死代君而夫子不與觀其以頭觸關門則正屬此輩蓋小人中之忠謹者也近小說家有極詆王文郭登輩以及忠肅而反以袁哈為中興良臣故並及之其實社稷之得安與上皇之得返全不在是向使忠肅無大策大力急為抵禦則雖微後有欽懷後又有慜任國立十君而彼將長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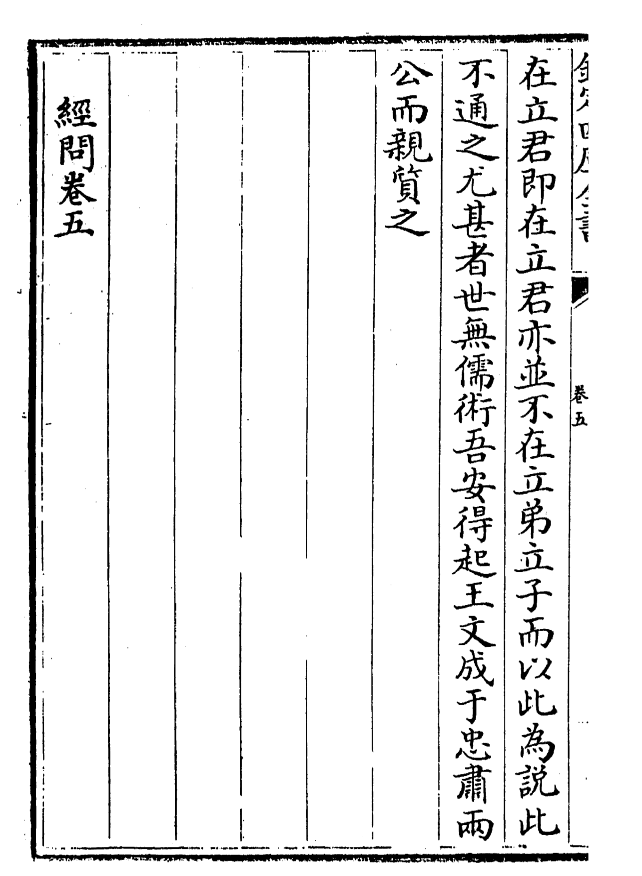
入之而謂有明之中興在此一舉此真孩豎不讀書之
言而舉世稱之良可嘆也故于公史傳究不知如何操
筆而世鮮讀書人從前是非未免失實予嘗攬其大概
知于公經濟學問迥出古大臣上而又加以忠果之心
清堅之操則自能有濟觀其定亂在期月之間應變猝
辦在數日之内而宏識大略無遠不到當上皇初狩時
即名官舍剩丁收沿河漕運更替官軍起集附近州縣
民夫然後立格募義勇同以尺籍隸神機營操練聽用

一面敕工部辦物料内外局廠晝夜趲工造攻戰具于是徙郭外居民入城且遣在城官員關支通州壩上倉糧准作月俸勿使資寇乃出武清伯石亨於獄使與都督孫鏜衛潁輩統京營兵馬出九門守禦而選給事中御史為之分廵然後嚴擇兵部官如羅通孫祥輩皆敕為副都御史使分守居庸紫荆等關又然後選翰林官行監察御史分鎮河南山東西等處地方而飛檄各省招募民壯命本地方官督帥操練以便調用其調度中

外精詳次第且頃刻立决如此是以冦再薄都城挾上
皇議和而忠肅拒之有倡南遷說者而忠肅嚴斥之冦
不利去及其又冦仍大舉長驅焚燒陵寢直薄都城忠
肅命石亨拒城北孫鏜拒城西屹然不動而別遣交趾
將王通爲都督與都御史楊善出城敗之額森遁旣而
宣府遼東調兵至又敗之又遁然後擁上皇北去使來
議和忠肅復不即已旋遣都督楊洪孫鏜范廣等帥兵
二萬擊餘冦之未去者大破于固安直逐至關而盡殲

之奪回人口萬餘夫然後調兵守九邊而嗣此冦遼東不利遁去冦甘州不利又遁去及冦朔州則郭登又大敗之然且立京營團操法以五衛兵馬分隸神機三十六營者併為十營操練官軍一十五萬使各營分領之又且城固原修獨石馬營等八城守堡築沙灣堤甫一年而規模大定邊境偃然于是南平海盜黄蕭養山賊鄧茂七西平湖廣廣東瀧水貴州平越諸苗使南北無事冦不近闌者七年至天順改元忠肅被難後而博囉

摩哩諸冠紛然以起然後知忠肅之為功大也若祇立
君則舉朝之人皆能為之此與忠肅何與焉乃復謂不
立憲宗所以絶父子之情則尤不通彼但知宋欽宋高
皆徽宗之子而不知晉愍晉元皆非懐帝子也且亦知
鄭公孫申倡立君之謀正父子乎當時鄭成公為晉景
所執鄭人初立公子繻晉不歸君及立髡頑而後欒武
子曰彼已立君吾執君何益不如伐鄭而歸之以求成
馬所為髡頑正鄭成公子也是君之得歸全在求成不



在立君即在立君亦並不在立弟立子而以此為說此不通之尤甚者世無儒術吾安得起王文成于忠肅兩公而親質之

經問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問卷六

翰林院檢討毛竒齡撰

王錫問任戊謂宣十七年蔡侯申卒哀四年盜殺蔡侯申豈有祖孫前後可同名者此有說乎

曰前蔡侯申者蔡文侯也後蔡侯申者蔡昭侯也孔氏正義謂昭侯是文侯玄孫不宜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事神雨必有誤是既經前人舉過而無從正明此固不

足辨者但史記世家文侯申子為景侯固孫為靈侯般

而蔡為楚所滅至楚平王復立蔡侯廬于蔡則靈侯弟

也乃靈侯之孫東國攻平侯之子而代立是為悼侯悼

侯卒弟昭侯申立則以世次計之為高玄而以廟次計

之則已六傳矣六傳在周制諸侯五廟之外正義以為

事神當諱此固不識廟制者然且高玄廟諱亦有偶犯

如晉惠公名夷吾一傳懷公圉再傳文公重耳三傳襄

公驩四傳靈公夷皐則正在高玄五廟之内而夷吾夷

皐前後相犯其于事神何解焉又曾祖伯禽為始封之君而武公名敖亦曾世不祧宗也明堂位所云伯禽之廟為文世室武公之廟為武世室此固世世饗祀歷傳不毀者然而柳下惠名展禽慶父之子名公孫敖若全不知有廟諱而一一犯之若武王發為周人共祖一代開國而衛有公叔發鄭有公子發假欲據此而謂周制不諱則又武斷之言然但據事神以諱一語而遽以此繩諸經則不必也所謂小人之腹必不可以度聖經此

其一也

又問然沈已又謂昭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申為地名則此所為盜殺蔡侯申者亦是殺之于申而經文偶脫于字遂致兩誤此則既非杜撰而反于聖經前後得通其說何如

曰此總不識聖經而必求其誤反欲改聖經以實已說則更誤矣夫史記世家並不襲左傳者即襲左傳亦並不襲春秋經者世家原有兩蔡侯申則非經誤可知也

乃又欲增一于字于申字之上以為申本地名而非人名似乎近理而實大謬者春秋凡弑君與君卒無不書名者即殺與盜殺亦然如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盜殺衛侯之兄縶類此在大夫猶書名若君則雖左右賊殺皆以例書如閽殺吳子餘祭類豈有公然以盜殺來告而無君名者况申是楚地即申公巫臣之邑也蔡靈侯為楚靈王所殺故在楚地今蔡昭侯畏楚而已遷蔡于州來則在哀三年已遷在吳地矣至是昭侯將

如吳諸大夫懼其又遷也而盜殺之則其所殺地在吳之州來明見經文而妄疑殺于申此又不讀書人所言何足道乎

邵廷采閱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據策書是許悼公瘧世子止不由醫者自為藥物以進許君飲之而死舊謂許世子不嘗藥固已不讀春秋矣若歐陽修謂操刀而殺與不躬進藥及進藥而不嘗三者殊科此皆不讀書人以小人之腹信口說經之言特

經書弑君而策書又云太子奔晉是必世子欲速得
其位而假藥行弑故許人惡之而止乃出奔此則于
夫子書弑之意覺有相合不審是乎
曰世子為藥物以進自是誤害特君父無誤害者誤害
則必以大惡加之所以謹人心而防弑逆之漸也若世
子出奔則是悔過並非避責何以知之穀梁傳云不弑
而曰弑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弑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
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則其進藥物

明屬過誤並非有心可知也後儒之深文皆可省也

先生傳春秋以策文為據公穀二家皆道聽塗說無足語者此何以知非穀梁誤也且後此許君無名氏者則其誤且顯然也

曰善哉問也夫不以公穀解春秋吾之言也豈自言而自悖之然凡解經者當以經解經此又吾之言也吾仍以經解經耳策書缺不全矣穀梁雖道聽不見策書然亦必有道路相傳十得一二者如此讓氏雖是誤然此

經自許世子止弑其君買及葬許悼公後至定六年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則繼許悼公而立者許君斯也並無許君名止者則無論其所讓者是弟是兄而總之已不立而讓之他人此其情亦苦矣許君見春秋者凡七公穆公新臣僖公業昭公錫我靈公甯悼公買許男斯元公成並無世子止一人

盛唐問孟子曹交趙岐註曹君之弟按春秋哀八年宋人入曹左傳竟云滅曹執曹伯以歸如此則孟子

時已無曹矣其曰曹君之弟何居得非經祗書入原未嘗滅乎

曰經有書滅而並未滅者定六年鄭帥師滅許是也有書入而即是滅者此宋人入曹是也但此入曹亦何以知其是滅祗以後此經文並不及曹而戰國諸文又並無曹君之事獨史記曹世家載曹伯陽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絶其祀則曹此時信亡矣趙岐之註不知何所本當是誤耳

然則孟子之曹交何如

曰此張南士曾辨之當是曹姓而交名者何以言之其曰交得見于鄒君可以假館鄒者魯縣說文云即古邾婁國也徐邈引孟子題辭有云邾國至孟子時魯穆公改邾為鄒則鄒即邾可知矣春秋註邾本曹姓為顓頊之後則所為曹交者或亦曹姓而交名與鄒君同姓故得見鄒君而假館焉或即鄒君之弟戰國禮衰不分宗不別氏弟得以其戚戚君故兄弟同姓未可知也解經

惡杜撰但有據之言則亟取之此差有據耳

或問孟子有費惠公且曰小國之君按戰國並無費國有謂費在春秋係魯都或是魯君則魯此時為魯繆公並無惠公且魯有惠公未有子孫與祖宗可同謚者有謂費本季氏巖邑或即季氏子孫世居費者遂于此僭稱公與

曰俱不然魯國無恙固無有降而稱費國之理即季氏子孫世為魯卿亦斷無有出居于費者大夫有采邑但

收其賦稅而不居其地故孟孫之郕叔孫之郈季孫之費皆他人居之春秋公歛處父居郕侯犯居郈南蒯公山弗狃陽虎皆居費是也季氏宗卿焉得居費若謂魯惠費惠不當同謚則又不讀書之言衛有兩莊公燕有三桓公祖宗謚法何曾禁同而以此立說則又誤矣大抵春秋戰國間凡都邑之長皆與有地之君相比原有邑宰都君之稱以長于其地也此所稱國猶顓臾郝極各為君臣因亦得以公名之此不特楚僭稱王始有

申公葉公之稱即以齊言之在春秋有棠公在戰國有薛公其稱邑以公皆是也況魯在戰國方五百里則費或稍寛其得以都君而擬國君容有然耳

若然則稱邑以國而反稱孟獻子以家不其悖乎此則春秋戰國之時為之也春秋周稱天王時韓魏家耳及韓魏皆王而成周王城反名之為東西君此又時事之無如何也

郘廷采問孟子自齊塟于魯反于齊止于嬴一似塟

而始歸裁塋而即出不終喪而為齊卿者明儒郝京山為之解曰禮凡尊者有賜必明日往拜惟喪禮則斂之明日但拜君命及衆賓而不拜棺中之賜故贈襚之賜拜于塋後是時孟子仕齊喪母齊王必以卿禮來贈含襚而孟子以棺中之賜不即往拜至三月歸塋之後然後反齊而拜王之賜然又不至齊而止于嬴者禮衰絰不入公門大夫去國踰境為壇位望鄉而哭此喪禮也今自魯至齊遂于境上嬴邑為壇

位成禮而畢而返魯此可謂善解經者特嬴在齊南去齊都三十餘里即春秋所稱公會齊侯于嬴者果是拜賜亦不宜若是之遠且禮哀經不入公門非不入國門也若為壇位而哭此出亡之禮非喪禮也其所引據皆未確則孟子反齊真可疑矣豈孟子果不行三年喪乎

曰孔子要經而赴季氏之饗孟子甫葬而即來齊聖賢行事有不可以憑臆斷者若郝氏之誤不止一端其解

諸經似亦有見而苦于無據及其有據則又一往悖誕
借古經為証而無一不錯雖極訾宋人而其病與宋人
等如此証哀經不入公門越境為壇位而哭固屬可笑
即其云王必以卿禮含襚而孟子以棺中之賜不即往
拜彼何以知王不來弔耶小記有國君弔臣之文禮
運國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故衛靈弔柳莊齊
莊公弔杞殖豈有齊王不來弔者即遣人來弔亦君命
矣君命則拜在明日不當在三月之後况含襚有二禮

一是君親臨者一是遣送者皆君命也君命無不拜所謂不拜棺中之賜謂不拜賜而拜命耳不然君親臨襚可謂此棺中之賜而不往拜乎若謂棺中之賜至三月葬後始拜此出何書天下無杜撰禮文可釋經者先仲氏嘗謂自齊葬魯則必喪在齊而葬于魯者若母喪在魯則其文當云孟子自齊奔喪于魯不得止云葬魯矣葢喪節甚多有母之喪不得稱有母之葬也況戰國游仕多家于寄以孟母嫠婦孟子孤兒則出必偕出處必

偕處自當與介推奉母老萊攜婦一類未有拋母居曾而可獨身仕齊者故劉向列女傳云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嘆孟母見之則是孟母與孟子同在齊國有明據矣特以墳墓在魯不得不至魯合葬而究之魯翻無家而齊有家故記曰反于齊反者反哭之反也且本文敘事原有文法其云自齊者謂葬自齊也非謂孟子自齊而還魯也若謂孟子自齊而還魯則葬需三月未有甫還魯而即葬者亦未有在齊聞赴至三月而始還葬

于曾者其于自齊墍曾四字多少不合是必斂尸殯堂獻材井椁諸節行之在齊至三月而歸墍于曾故甫墍而即反齊以亡者噫歆尚在齊也此則說經稍近理耳如是則本文自明無可疑者祗近儒閻潛邱又云墍曾反齊當是終三年喪後復至齊為卿而後有此問所云前日猶齊王之稱前日顧見陳臻之問前日王餽兼金不必前一日也葢孝子喪親言不文今也援古論今幾于文矣三年之喪言而不語謂不為人論

說也今較量楮槨之間近論說矣後魏孝文帝以與公卿往復追用慟絶曰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喋喋豈孟子反喋喋耶見顧出孝文下耶

吾仍以孟子本文解之其曰止嬴而克虞問者謂克虞之問在止嬴時也然而何故止嬴以反于齊也何故反齊以塟于魯也然則此止嬴接塟魯時矣若在三年後則直以克虞問曰記作起句與陳臻問曰正等何必叙自齊反齊諸來歷乎且克虞明曰嚴不敢請今願有請

兩請相接正頂嚴字謂大斂時也三年後不嚴久矣其所以不敢請者以三年不言故初非以三年嚴故何必又接此句

若以孝子喪親言不文三年之喪言而不語為據則又大謬矣居喪不言不對之說言人人殊孝經云言不文謂不飾語詞耳非不言也若曲禮居喪不言樂苐不言作樂之事而他事皆可言雜記云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則他事可自言而不得告語可對人之問而

不得問人非謂言事與答問皆當絶也至間傳與喪服四制皆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此則又稍刻者然孟子齋衰亦尚在對之之列雖在他事猶可對而況秪問喪而三年之間竟不置對並無此禮況其有大謬不然者人弟知居喪不言而不知居喪則必言喪事重大正須言說講論以求其故故既夕禮云非喪事不言謂喪事必言非喪事故不言耳葢論議喪事古分貴賤天子諸侯不自言喪事而臣下得代言之四制所云

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此天子諸侯禮也若大夫與士則必身為論議然後得備物具禮四制所云言而後事行者此大夫士禮也至庶人則不止言之論議之且必身執其事故曰身自執事而後行則在大夫與士正當論議而以不對不言之例律之是戒諫官以緘口于禮悖矣是以曲禮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所謂讀者謂講說而討論之則孟子此時可講祭禮而況棺椁厚薄之閒乎若北魏文帝之恨喋喋彼時以欲

終喪三年與諸臣論議故有此言然亦正以天子不言所謂不言而事行者故曰朕在不言之地言在天子位也下此者豈宜引此

若高宗三年不言指命令不指言詞又與四制不言不同故曰惟作命又曰罔攸稟令然亦古禮有然至高宗偶一行之若周禮則全未有此康王居成王之喪自乙至癸祗九日即作誥以命羣臣故夫子于高宗但曰古之人皆然並非周制而孟子告滕君五月居廬未有命

戒則父兄百官皆曰宗國莫行先君莫行以非周禮也不然豈有先君宗國俱不行三年喪者予嘗謂善解經者解一經而諸經皆通正此謂也好古者亦從予此言思之可耳

又問孟子宋小國也齊楚惡而伐之此時孟子正在齊滕之間而註云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豈此時滕已滅乎

曰宋君滅滕出自國策然但云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

之地止此一語其于滅滕實跡並未有據也史宋世家末載宋君偃興霸之事亦詳且備而不及滅滕即他書載滅滕者亦言人人殊春秋正義云滕三十一世為楚所滅而杜氏釋例又云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竹書紀年又云於越滅滕此皆無可考據者若云宋滅滕則吾即據孟子以折之陳臻曰當在宋也則孟子曾居宋矣乃滕文公章即曰滕文公為世子將至楚過宋而見孟子則在孟子居宋時滕國尚在見有世子過宋國而曰

嘗為宋滅此夢囈語也吾故曰解經者當以經據經此又其一也

然淮安閻氏又云宋是時似未滅滕而其後滕終為宋滅通鑑載周赧王二十九年乙亥宋滅滕距孟子居宋時甚遠則此註不當預曰嘗滅滕而宋之滅滕則無可疑也豈其言又非與

曰非也通鑑于赧王二十九年不曾云宋滅滕也特以齊楚魏三國滅宋在宋偃四十三年齊湣三十八年正

值周赧二十九年乙亥故通鑑于二十九年下載國策占雀篇以為三國滅宋之由而占雀篇中追泝前事則有滅滕伐薛四字見于文間實則宋偃無滅滕事即通鑑及他書亦並無宋滅滕之說且占雀之文亦係家語載殷紂事而作國策者因宋偃倣殷紂所為遂誤襲其文以屬之宋偃非偃事也家語云昔者殷王帝辛之世有雀生大鳥于城隅占之曰凡以小生大則國家必王而名益昌于是帝辛恃雀之德至殷國以亡云云而國

策即云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鸇于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于是康王大喜至城不守云云則是占雀一篇全係竊襲故其中淫酗斮脛皆是紂事而妄攙滅滕伐薛四字于其中其為不足據亦明矣若孟子欲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世家明云宋偃自立為王東伐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齊楚皆指為桀宋故惡而伐之而宋偃亦但拱手而無如何祇淫酗行虐倣殷紂所為至赧王廿九年蘇代請伐宋

而于是湣王與魏楚三國共伐宋殺偃而分有其地則是是年乙亥三國滅宋豈宋滅滕乎

然則孟子何年至宋何年至薛又何年至滕亦有據乎

吾即以孟子據之孟子自梁游齊當在周顯王三十五年齊宣王九年魏惠王卒魏襄與齊宣會徐州之後何則以孟子見梁襄王後即見齊宣也其游宋與薛則當在孟子去齊齊宣與齊湣授受之際何則以孟子却齊

宣之餽云前日則是時去齊也受宋薛之餽云今日則是時在宋薛也然而薛在宣湣之際為齊所滅故湣王三年齊即封田嬰於薛稱薛公則孟子受餽當在宣王之末湣王之初田嬰未封薛以前以湣王三年以後非舊薛也若齊人將築薛則又當在湣王四年或四年之後何則湣王四年田嬰將城薛而諫者沮之滕君之恐不問其城與不城而唇亡齒寒之慮必在此時以此時薛已滅也此斷不在孟子居薛世子過宋之際也以此

所纂者又一辭也至于宋行王政之間與戴不勝之語則又不在居宋時而在湣王六年宋君偃十一年之後何則孟子居宋時宋未嘗稱王也至君偃十一年而自立為王孟子謂戴不勝稱宋王矣況齊楚惡而伐之則正稱王而大伐齊楚之際故齊楚報伐此非居宋時然又非赧王二十九年三國滅宋時也滅宋距此年有三十二年恐孟子此時未必又出游也凡此者皆以孟子據孟子而可信者也然則孟子一至梁一至齊而于滕

宋之間反兩至而世不知也

孫眉光字嘯夫錢塘人問孟子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趙註以宗國為宗聖之國劇不可解惟朱氏集註謂滕與魯皆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則宗兄弟較宗聖畧為近理然祭法與國語皆云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則周初列國凡同姓者自當以武王為宗乃曰宗周公豈弟可宗兄乎

曰弟當宗兄列國不當宗武王也其以武王為宗者天

子也古者立宗法國君無宗祗以相傳之諸君為宗故除一祖外餘皆為宗不惟前君是宗即身亦是宗如漢後諸帝自太祖高祖後無不稱某宗某帝其義瞭然是以天子諸侯皆國君也其宗法惟一前君為後君之宗而不易氏不分族不立小宗以天子諸侯一身無氏族可分且君君相仍皆百世不遷並無有五世即遷之小宗可別出也故曰國君無宗列國不當宗武王此宗法也若天子諸侯之弟則不敢與天子諸侯為一宗而別

為宗族使天子諸侯之嫡弟一人立為大宗而諸兄弟之為小宗者宗之如魯周公之弟皆宗周公而稱魯國為宗國故曰弟當宗兄然而諸國之宗魯諸大夫之宗宗子則為弟宗兄而魯與宗子之宗宗周與宗宗國則但以一君為之宗而他君無與曰此非君也父也為我之所自出者也故禮記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夫既不敢宗則自不敢祖而人孰無父雖不敢祖國君亦當父國君其不敢祖國君何也君非我宗則

君之所祖自非我祖列國不敢宗武王則宗國亦不敢祖文王也其當父國君何也周公不敢祖王季而可立文王之廟于魯國鄭桓公不敢祖夷王而可立厲王之廟于鄭國三家不敢祖魯惠而可立魯桓一廟于三家之堂何則不敢祖非不敢父也故大傳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夫別子宗子也別子之所自出則宗子之父也繼宗子之父而可有百世不遷之廟則父君矣是以趙岐所註尚曉宗法有云滕與魯皆

出自文王此據春秋魯以文王名出王以文王之廟名出王廟而言此正是宗法特其稱宗聖則不可解或者周公以宗子而為聖人當時或原有宗聖之稱亦未可知若朱氏去趙註自出二字而其論大傳則并以繼别子之所自出為羨文而删之則宗法茫然矣或曰宗國者同宗之稱滕可稱魯魯亦可稱滕則不然國語舟之僑曰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内外無親其誰救之專以宗國指魯言宗在故也哀八年公山不狃對叔孫輒曰以

小惡而覆宗國不亦難乎哀十五年子貢見公孫成曰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皆指魯國言宗在故也

又問大傳宗法皆以庶兄弟宗嫡兄弟而嫡必以長謂之別子今周公非文王長子而朱氏謂文王之後周公為長則淮安閻氏嘗非之謂周公為太姒之第七子武王母弟之第五人是周公非別子明矣若然則不特朱氏誤註恐謂周公為宗子魯國為宗國亦未是與

曰宗法自天子諸侯外固以庶子宗嫡子然又有不同儻皆庶而無嫡耶則即以長庶為别子而諸庶子皆宗之大傳所云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謂無嫡而以長庶為大宗者也儻皆嫡而無庶耶則祇以次嫡為别子而其餘諸嫡皆宗之大傳所云有大宗而無小宗者謂皆嫡而即以諸嫡為小宗者也周公為武王母弟之第二人則既非長嫡不當繼諸侯且又非次嫡不當為宗而無如長伯邑考早卒次武王為天子次管叔已辟則周公

已升為次嫡即別子矣朱氏謂周公為長固屬可議然閻氏謂周公是太姒第七子武王母弟之第五人則又不然世家明云武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蔡叔曹叔成叔霍叔康叔冉季則周公是太姒第四子武王母弟第二人而以四為七則與以四為長者其與幾何

然而先生據史記相傳閻氏據左傳按僖廿四年富辰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共十

六國皆周公兄弟而自伯邑考武王以逓至于曾則曾為周公封國適居第七恐據史記不如據左傳與此則倍謬矣傳所引言但雜舉封國以証親親何曾是世系次第而竟以此定伯叔長幼吾未之聞考文王諸子其嫡庶先後並無明文自漢迄今未有不遵史世家者惟孔傳稍異耳按孔金縢傳有云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霍叔流言于國是以周公為管叔之兄為文王第三子與史記第四子稍異且趙岐註孟子亦依孔傳

作解曰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而尚書正義亦云殷法多兄終弟及三叔以周公大聖且爲武王弟有次及之勢故起流言則直謂周公實次武王而長三叔此則經學異義爲讀尚書孟子所必當知者而世並不曉反以富辰雜舉之詞認作次第不惟失史記且失左傳矣夫以周公爲第四子雖史記而實孟子此可遵也以爲第三子則孔趙諸儒皆說經之徒雖廣異義然不必遵也今妄爲第七子則蔡霍二

叔併長周公大亂之道且不聞伯仲叔季次第乎論語八士皆二伯二仲二叔二季而文王一母之子則以三人當伯仲季而餘皆為叔伯邑考伯也武王仲也聃季季也自管叔以下七人則皆叔也故史正義曰自伯邑考後諸子皆稱叔惟冉季載以最少稱季此斷斷不容紊者而傳文聃季反列之滕叔繡曹叔振鐸之上可謂次第乎

經問卷六